

荒唐夢

冊二第

著涯無駱



楊威賣武
花市洗華

吃齒磨牙
蛾眉遭侮辱



荒唐夢 插圖

第十回

春心飄蕩
惡念萌生



曉夢迷離
癡兒入彀



疑鬼疑神

酒徒作戲

海客談瀛

有聲有色



荒唐夢 插圖

第十二回

情人半打應付裕如

票里十端精通王易
女于十端精通王易





迷離撲朔
辟靉鴟春光

放誕風流
河干鼈去日



河東獅吼外室心鑑



百上化開離筵恩薄

驀相逢那風流竟孽

姑丟卻了浪漫心腸



荒唐夢 第二冊

知無涯室主人 戲編

第九回 揚威顯武花市洗繁華 吮齒磨牙蛾眉遭侮辱

却說孟六點伍劍青等從覺民舞臺出來。依小袁和搖天亮待叫他們同到黑美女那裏去。劍青正在猶疑不決。那孟六點却暗暗向他說要他到生生旅館小玲瓏那邊去白相。劍青貪圖近便想橫豎抱了胡調主義。左右都是一樣。當就回絕了小袁分道而走。同了孟六點向生生旅館而去到了生生旅館。小玲瓏還沒有卸裝回寓那位玲社的社長田資凡却早已在那裏候駕了。劍青和資凡本來會過數面。剛才又在戲園子裏碰過了頭。便有一搭沒一搭瞎七搭八的談了起來。田資凡對於劍青十分傾折。說他品學高雅。態度瀟明日定。

要請他喫飯，并說晚上曉得你們是沒有空的。現在就定了喫中飯，即在此間假座去叫了西街李大有的菜來，務必賞光。劍青那裏肯答應，急忙推辭說難得回來了幾天，事情忙得不可開交，連探望親友也須預先排定了次序委實沒有功夫奉陪。盛情祇得心領，謝謝了田資凡聽劍青推託兀自要請他答應，說之再三，總算由孟六點出來證明，這纔另訂了後約。然而那田資凡却還覺得快然。這時小玲瓏同了伊的假母業已由戲院子裏回來了，聽他們說得起勁，便插口進來說道：既然伍先生明天沒有空，那末今晚就在我們這裏用杯水酒。何如？諒來伍先生回府去還早，這一個光是總賞定的了，劍青還未答話。那田資凡和孟六點却早已把兩只手掌拍得應天價響，說道：老七快人快語。究竟不同。我們伍大哥這一杯酒是呷定的了。原來老七便是小玲瓏的小名。那劍青雖然覺得憑空去擾伊們的並不十分情願，但是却也無從推託，祇得

說道。七小姐不必客氣剛正在一。一新喫得甚遲這時肚子裏還覺得飽飽的。呢過一天再領情罷小玲瓏那裏肯聽他的話早已吩咐茶房去置辦了過了。一會茶房提了一大壺酒又買了許多下酒的物品來了大包小包霎時堆滿了一桌。小玲瓏便從箱籠裏拿出來了五只綠底紅花的小酒杯拉了伊的假母一淘坐下同喫劍青到這時候也祇得老着臉去挨一份了當下喫喫說說頗不寂寞那小玲瓏的假母雖則已有四十多歲年紀却並不十分惹厭劍青便問伊道你們這樣幹跑碼頭的生活到也可以算得是到處爲家可惜紹興的地方小你們總多少要感受著一種枯寂之苦罷小玲瓏的假母答道像紹興那裏可以算得枯寂枯寂的地方多呢我出門也出了十多年了北邊到過哈爾濱長春南邊到過廈門廣東在江浙地界上是更不必說了幾處處碼頭無處不到好的地方果然見識得多苦的地方也未嘗不走到往往有幾處

地方連客棧也沒有一家。祇好挨在寄宿所裏喫大鍋飯。可是苦。雖苦銅錢究竟還是省的。像現在住在旅館中寫意。雖比較寫意一點。但是開銷上就比較要多一點了。要曉得一個人喫苦原是份內之事。這裏幾位先生都是錦繡公子。當然不曉得什麼叫作苦。其實苦的事我們跑碼頭的人簡直時時刻刻要逢到的。記得有一年我們在湖州唱戲。湖州原是好地方。那裏會逢着苦事呢。說也不信苦的事却跟着來了。喫了這一種苦。纔是真苦。我活了四十多歲年紀。還是頭一遭碰着。今天乘着酒興。就和諸位先生談談。原來我們到了湖州以後。起初到是很好的戲園子裏。每天賣滿座。一共賣了半個多月。老班果然喜形於色。我們却也興興頭頭。半月以後。座客漸漸少了。但是仍可維持。不致虧本。又因爲已近年邊。當然預備唱到新年裏。大大的撈他一票。不想就在這個當兒。鬧着要打仗了。霎時不知從那裏開到了許多的兵。太爺戒起嚴來。一戒。

嚴生意馬上受影響。滿園子都是兵大爺看白戲。正正經經賣票的客人都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來了。兵太爺看看白戲也就罷了。他們却還要跑上旅館胡調說你這孩子長得很不錯快陪了我玩玩這一來嚇得老七面孔翻了白手脚都冰冷了。那時我便和他們說我們是唱戲的不是花姑娘不做這個賣買老總你別纏錯好容易一個打發走一個又來了。每天總起碼來這們十幾個說得嘴唇皮也說焦了膽也嚇碎了。想走呢輪船是停了自己雇船呢船早已給他們封盡了。這便這麼辦呢便大家聯合了起來和老班說話要求他把我們送出境去說了幾回總算有一天包好一條輪船了三百多件行李都送了下船總以謂這一番是可以逃出虎口了。不料剛要下船這一條輪船又給封了差去三百多件行李一齊退上岸來。那時祇得我看一看你看看我別無他法而且司令部又傳了老班進去說你們爲什麼停罐了這不是明明說

我們弟兄紀律不好麼。本來要把你押起來。現在姑放你出去。限你今天就唱。否則要了你的狗命。老班嚇得諾諾連聲出來。就和我們商量。依舊唱起戲來。戲館子開得直洞洞的。也不必賣票。收票了。儘都是兵太爺。出出進進。至於包銀。這時是當然拿不着的了。頭幾天還分點柴米。另用錢開銷。開銷祇要不餓肚。子就算運氣。而且那時兵太爺到旅館裏來。是格外的多了。有時簡直拔出手鎗。挨着不肯走。推也推他不出。說不定祇好將就委屈點兒。依從他們。我却幸虧見機得早。向帳房先生商量。搬在他的家裏。總算不會受着這一種蹂躪。但是這一種苦頭。雖不吃金錢上的苦頭。却吃着了原來我們這時存着的幾十塊錢。早已用得一光二盡。要想把首飾戲衣去當。當店業已關門大吉。想和老班去說。呢。老班因為敷衍不下。也已逃之夭夭。想和帳房先生說說。呢。他自己尚且弄勿落。借房子給我們住。已經是特別的大面子了。諸位先生。想。

想。這。一。種。情。形。苦。得。怎。麼。樣。可。憐。我。現。在。回。講。起。來。還。覺。得。心。有。餘。悸。呢。伍。劍。
青。等。聽。伊。講。這。一。席。話。不。由。都。提。起。了。精。神。細。聽。見。伊。說。到。此。地。不。說。了。便。異。
口。同。聲。的。問。道。那。末。後。來。怎。麼。樣。呢。別。的。錢。可。以。不。用。你。們。幾。個。人。吃。是。總。要。
吃。的。啊。小。玲。瓏。的。假。母。呷。了。一。口。酒。潤。了一。潤。喉。嚥。答。道。照。啊。別。的。錢。統。可。不。
用。幾。場。嘴。是。經。不。起。封。關。的。啊。總。算。天。無。絕。人。之。路。老。七。在。那。邊。的。人。緣。還。好。
想。法。兒。去。找。他。們。承。蒙。他。們。不。棄。送。了。幾。斗。白。米。來。才。勉。強。敷。衍。着。如。此。的。過。
了。半。個。多。月。的。苦。光。陰。有。饭。吃。饭。有。粥。吃。粥。直。等。到。地。方。漸。漸。平。靜。了。輪。船。也。
開。了。這。纔。設。法。湊。了。盤。纏。逃。回。上。海。到。了。上。海。的。碼。頭。上。大。家。方。才。吐。一。口。氣。
算。逃。出。了。虎。口。計。算。起。來。在。那。邊。住。了一。個。多。月。恐。嚇。驚。慌。困。苦。差。不。多。竟。有。
廿。多。天。過。着。這。般。日。脚。能。够。逃。了。性。命。回。來。還。算。十二。分。僥。倖。呢。小。玲。瓏。的。假。
母。口。才。本。來。生。得。好。說。起。來。就。不。覺。有。聲。有。色。彷。彿。危。城。受。苦。即。在。眼。前。一。般。

把伍劍青一行人都聽得呆了。小玲瓏見他們這般光景似乎都希望伊假母再講下去便插口進來繼續說道其實我們以謂苦得不堪了却不曉得苦的還有呢。因為我們搬場得早到後來看看情形不對戲也不肯唱了一天到晚躲在屋裏所愁的不過是兩肩荷一口的喫一面又希望能夠早點逃到上海去其餘的總還不生問題那仍住在旅館裏的便不對了衣食果然不周却每天還要硬逼着上臺唱戲這且不去說他最可惡的却是一班兵太爺當我們作花姑娘看待橫一班進監一班出見了值錢一點的物件就搶入袋裏問也不問一聲識相的便朝他看看不識相的不免要和他句話那就吃了眼前虧了不是皮帶打就是皮鞋踢說不定還賞你一個五分頭至於那種色迷迷的情形說起來更笑得人要死他們也不分分老少美醜祇要有人不管伊是四十歲五十歲的老蟹也要拉住了聞一個香親一個嘴說到此地伍劍青不覺

移了眼光向小玲瓏的假母一睃。小玲瓏的假母早已覽着，卽笑着道：「伍先生，你別瞧我。我是沒有吃過這個虧的。」劍青也笑道：「這種亂世時候，本來還有什麼理性？好在聞香親嘴並沒有什麼意外損失，還不打緊？」小玲瓏聽劍青這般說，卽道：「你別和我媽尋開心。聽我講下去，好玩的事情多咧！」劍青忙道：「你講你講！」小玲瓏就又接續講下去。道：「這還不算。那時有一個唱掃邊的小月峯，伊名叫目上，雖然是小，其實却是三十來歲的老奶奶了。而且面貌又生得非常可怕。這幾天亂哄哄的，不事修飾，益發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說也可笑，有一天竟給一個兵太爺看中了，硬要伊來。這個調調兒，小月峯卻也說得好。說你這個人難道沒有眼珠的麼？好的姑娘兒，多多少少怎麼不去找尋？伊們卻找尋到我老太婆身上來了。你們猜？兵太爺聽了伊的話，怎麼說？他說：『伊們都有了人啦！祇有你還空着那末。我不来找你，找誰去？』小月峯道：『我不是對你說

過。我。是。老。太。婆。麼。老。太。婆。還。尋。什。麼。開。心。兵。太。爺。道。不。管。你。是。老。太。婆。非。老。太。婆。咱。老。子。又。不。和。你。攀。親。眷。擡。你。到。家。裏。做。老。婆。發。了。性。那。便。老。太。婆。也。好。不。是。老。太。婆。也。好。祇。要。做。過。這。回。事。就。得。啦。這。話。直。說。得。小。月。峯。再。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你。們。想。可。笑。不。可。笑。田。資。凡。聽。到。這。裏。早。已。牙。癢。難。熬。忙。問。道。那。末。小。月。峯。就。此。答。應。他。麼。小。玲。瓏。笑。道。這。還。有。什。麼。辦。法。不。答。應。他。他。手。鎗。就。撈。出。來。了。他。們。肯。和。你。客。氣。麼。田。資。凡。不。覺。又。問。道。那。末。你。可。曾。喫。過。什。麼。虧。沒。有。小。玲。瓏。向。田。資。凡。釘。了一。眼。笑。道。我。麼。我。還。不。曾。吃。什。麼。虧。因。爲。姆。媽。看。看。情。形。不。佳。先。就。叫。我。避。開。了。如。果。那。時。不。避。開。那。末。後。來。說。不。定。也。須。被。他。們。當。花。姑。娘。看。待。了。所。以。現。在。回。想。想。當。時。的。情。形。總。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呢。孟。六。點。笑。道。老。七。你。別。動。氣。我。給。你。想。想。這。乃。是。不。幸。小。玲。瓏。擇。然。道。這。是。什。麼。話。你。有。什。麼。道。理。反。說。我。是。不。幸。呢。孟。六。點。道。你。看。現。在。紹。興。住。着。的。幾。個。

兵太太多少的寫意不說別的單就到戲館裏來看戲講罷跑進來不必化一個大錢還可以帶上幾個人護兵在後面跟着誰也不敢去侵犯伊譬如你當時果然是不幸了那末說不定現在也變成了一個兵太太在外面可以出出風頭咧小玲瓏聽罷不依道你這個人簡直不存着好意用這種話來尋我的開心看我擰你的嘴說着果然要立起身來嚇得孟六點忙告饒道算我說錯你老人家恕我這遭我下次決計不敢了這幾句話卻又說得小玲瓏笑將起來道算你嚼舌根的會說饒你初次下次再尋我的開心我可不依了這時劍青已有了三分酒意便說道這幾句話雖然是孟大哥尋開心其實卻也有幾分意思要曉得現在的時候已經成了武力世界誰有鎗管捏着便挨得着誰講話女兒家如果能够嫁給他們做一個軍官太太何嘗不是威風的事情從前赫赫有名的幾個軍界要人他們內眷出來汽車外面都立着執鎗的衛兵

試問世界上能有幾個人可以達到這樣的步驟。如想像你老七如果也做了兵太太當然又是一番氣概。我們這幾個無賴文人老實說也休想有今朝一日和你一桌飲酒了。田資民聽說高興得跳起來道你做了兵太太還認得我們這幾個酸小子麼？小玲瓏笑道：你們歡喜做兵太太，你們去做我不高興。那種凶得很殺千刀似的面孔我先就看不慣。誰希罕這種威風？要曉得外面出來雖然威風內中的苦處也祇有伊們自己曉得哩！這話說得伍劍青不禁向小玲瓏打量一眼。哈哈大笑道：老七，你這句話到也說得很有意思。看你不出你這個人竟是不慕虛榮想得很明白的。我這一番話可小窺你了。劍青還待再說下去，小玲瓏的假母卻又插口進來說道：我們老七，伊如果肯作軍官太太也不必等到今日了。三年以前我們那時在漢口唱戲就有一個在河南作團長的看中了她，在她身上化了不少少的錢，并且浼人來說情願出五

千塊錢娶了伊去。我便問伊。自家願意不。願意的我也沒有什麼話說。如果不願意。那末就作罷論。伊就是這般的志氣高。一口就回絕了我。說情願跟揚筆頭人餓死。不情願嫁兵太爺。威風伊既然有這個主意。我還跟伊鬧玩笑麼。便老實回頭了。那邊聽說他們還不快活幾天呢。這是一件以後每逢到一處碼頭。便總有一二個軍界中人來累贅。我既然曉得伊的脾氣。我當然不理他們了。他們卻總是纏纏不休。有的竟簡直要武力解決。嚇得我們不敢唱戲。悄悄的逃了出來。這且不必講。就論現在紹興也有一個王連長。常常來瞎獻殷勤。有一天被我罵了一頓。說你不要沒有眼珠。瞎纏三官經。要曉得我們跑碼頭的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這纔罵得不敢來了。說得田資凡忍不住問道。是不是十三連的王連長。他已經有三個太太在着呢。還怎地荒唐真正該死。說着向伍劍青道。我看他們就是這般的擊作得太多。將來直不知要

如何死法。伍劍青笑道：他們做軍人的生死兩字本來置之度外。你要顧全到他們的死法。你也不免固執不化了。這時邊吃邊談。已吃得有七分光景。伍劍青一眼看見臺上的只小鐘短針已經指着三點。慌忙立起身來說道：講得起勁却把時間也講忘懷咧。我明天還有事呢。恕我失陪。先走了。孟六點一見劍青要走也立起來道：你既然要走那末我就同你一道走。伍劍青道：你不妨再坐一會兒。孟六點搖搖頭道：不。我也得歸去了。說着二人便向小玲瓏母女和田資凡說聲再見。跑出生生旅館來。那時外面街道上已經寂無人影。幾盞半明半滅的路燈照得街道上淒慘慘的。不覺使人打上一個寒噤。伍劍青就向孟六點說道：一個人的環境真是隨時改變的。你想方才酒綠燈紅。伊人在側是何等的風光豔膩。如今却是黑暗陰悽風霜載途。這又是何等的枯寂啊。孟六點笑道：被你一說到。說得我毛骨凜凜起來了。幸虧有你在着還不覺得。

膽怕，如果祇有我一個人，那就情願回轉去，開一個房間，不願意再去走山後的荒郊了。伍劍青忙道：「那末你同到我家裏去睡罷，你一個人回山後去我也放心。」你孟六點道：「這卻並不打緊，我一個人半夜三更常常走着，不過今天似乎心裏有點着慌，既然如此，那末就同你一淘去罷。」邊說邊行，不覺已到了劍青的家裏。劍青叫用人端正了被鋪，又烹了一壺龍井清茶，喝着醒酒，到了四點餘鐘，這纔上牀安睡。一宵無話。次日劍青還酣睡未醒，忽覺得有人推他，睜開眼來一看，却是他的乳娘丁媽。便問道：「什麼事？」敢是睡得失了時候？麼？丁媽道：「不是外面有一個人慌慌張張來找孟家少爺，說從報館裏袁家少爺處問了來？」昨天和少爺在一處，所以特來問。少爺不曉得昨天和少爺同來的，就是這位孟家少爺麼？」劍青道：「正是孟家少爺，你和他去說罷。」丁媽聽說，管自去了這裏。劍青因尙有他事不便再睡，就起身剛正把臉洗好，那丁媽又踅

進來了劍青便問伊道適才來找孟家少爺的是什麼人孟家少爺可說點什麼丁媽道那人是孟家少爺家裏差了來的他來和孟家少爺說了幾句話孟家少爺便忽匆忙忙慌慌張張的臉也不洗茶也不喝和我說道你和少爺去說我因為有要緊的事須得就走不再等候了說着便和那人一道同去劍青聽說也不再多問心裏卻暗想着道難不成孟六點的家中出了什麼岔子麼正在狐疑忽然聽得院子裏豁冷冷一陣響心中不由突的一跳急忙探出了頭去看要知這響聲是什麼且看下回

第十回 暝夢迷離癡兒入彀

春心飄蕩惡客敲更

却說孟六點被他家中差人喊了回去劍青正在暗想怕出了什麼岔子忽然院子裏豁冷冷的一陣響聲心中別的一跳急忙探頭去看祇見小丫頭秋兒呆呆的立在院子中出神地上却是一地的碗盆原來伊在外面端了一碗餛

餉進來。走到院子裏。一個不留神。却失手打碎了劍青。看着就踱了出去。和伊說道。快把這地上的碗片收拾干淨。別呆呆的出神了。回頭再去買一碗罷。秋兒見劍青不去責罵伊。這纔放寬了心。尋一把掃帚。把地上收拾清爽。另又去買了一碗來。劍青一面喫着。一面却兀自放下孟六點家裏的事。想那人先到小袁那裏去過。小袁或者曉得好在離小袁所在甚近。今天又不到什麼地方去。還是找小袁去。問問罷。便把家中的事稍稍處理了一下。望紹興商報館而來。到了報館裏。祇見張曼迦。搖天亮。小袁等正忙着伏案工作。一見劍青進來。大家慌忙丟筆相迎。搖天亮先發話道。劍青你不該撇了我們。倆管自利孟六點走路。別的不打緊。却害得我拜了一夜的菩薩。劍青聽了。這沒頭沒腦的幾句話。摸不着是什麼路道。便問道。怎麼害你拜了一夜的菩薩。拜的是什麼善薩。你且講給我聽聽。如果確實是我害你的。那末我就賠還你的損失。搖天

亮。哈哈。大笑道。這個損失。你還賠得了麼。我看。你不過是此刻嘴硬說說到了。說明白時。你又要賴着不認了。劍青也笑道。你怎見得我賠不了。要賴呢。你如果。是名譽上的損失。那末好在此地。就是報館。我給你登一條廣告。或者做一篇文章。把你的已失的名譽拉回來就算了。你如果是金錢上的損失。諒來一夜的功夫。也損失不到五千一萬小區區。或者還賠得起。你祇管請說。祇要有證據。證明你的損失是我害的。如果這一層。你不能夠證明。那末小區區也恕不負。這一個償還的責任。搖天亮聽說。格外的笑得一張嘴闔不攏來說道。你這鬼精靈。一面說賠償。一面又拖着尾巴說。不負責任了。老實說。這一件事。不容你賴。我早認定你是害我的人了。你不信。你問小袁。一本賬都在他的肚裏。而且他在你我這一個交涉中。他也處於衝要的地位。這一番話。說得劍青愈加不着頭腦。不知他搗的是什麼鬼。好在有小袁可問。便問小袁。道知新。

搖天亮他可是得了什麼病沒有什麼儘是向我身上歪纏一面說着一面向小袁看祇說小袁嚇的面上紅了起來却支吾着說道搖天亮病是沒有大約他宿醉未醒所以滿嘴都是酒話你不必理他就是了這話却說得搖天亮跳了起來道怎麼說是我的酒話麼那末我要借酒爲名把這一件事向大家談談了劍青聽搖天亮怎麼說又見張曼迦也直着眼睛向小袁望小袁雖假作執着筆在那裏寫却夾耳子都通紅了便知其中必然又是小袁的一件陰秘之事有不可告人之苦衷的就說道算啦算啦這一筆損失帳都由我來賠償就是了搖天亮瞇着眼睛道你既然識相認賠那也可不必多說好在這賠償的費用也輕祇索到新春宴菜館盡我一醉就是了張曼迦一嚮不曾說過話這時却忽的插嘴進來道搖天亮我以謂你這個竹槓敲得沒有道理你應該向小袁賠還損失爲什麼紅蘿蔔上到燼燭賬上却去和伍劍青說話呢搖

天亮道他們表兄弟總是一樣。我也不管他們誰是紅蘿蔔。誰是燭燭祇要能够負這種責任任憑他是紅蘿蔔我也當他是燭燭伍劍青笑道該死的東西你敲了我的竹槓不夠却還要罵我是燭燭這未免太豈有此理了你自己上新春宴去罷我這一根燭燭可是恕不奉陪搖天亮道這却也不打緊橫豎爲了紅蘿蔔的事遲早總有一根燭燭來認賬你這燭燭不認賬別的燭燭自然而然的會來認賬你可無須顧慮得這話說得張曼迦祇自痴痴的向小袁笑小袁知道這一個悶葫蘆再不在搖天亮手裏奪住快就要被他打破了便向搖天亮央求道姚老先生你別再囉唣不清了積點陰功也是子孫之福我承認是一根蠟燭新春宴這一醉算在我這根燭燭賬上就是了搖天亮笑着道你真是一根蠟燭一定要此刻才認賬如果早認了賬那末也不必多費這一番口舌了要曉得那時候是有人幫你此刻是沒有人幫你了燭燭啊開口一

個蠟燭開口。一個蠟燭連旁邊立着。催稿子的茶房也聽得笑出聲來。小袁自覺不好意思。便不再開口管自作他的一段時評。搖天亮竹槓已經敲着。往新春宴買醉要緊。就也急急忙忙趕他的公事。劍青和曼迦自顧看報。也不則聲。編輯房中一霎時到覺得靜了許多。一會兒小袁和搖天亮把稿子統發齊了。看看時鐘差不多也已經是午牌辰光。搖天亮就催着往新春宴來。這一場吃自然是小袁認賬不必細表。可是這一段蠟燭公案到底是一件什麼事情呢。小袁和搖天亮那是兩個當事人。當然明明白白。但是小袁自己固然不肯說。搖天亮三杯落肚。這一個守秘密的義務也不能不盡。張曼迦和伍劍青兩個雖然知道不過。又是小袁的一件風流罪過。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可也不得而知。而且也不便細細詢究。所以這一件事的始末情形。祇得由著者代爲發表出來。免得有頭無尾。閻者埋怨我。故意買關子不肯說。却把這一件蠟燭公。

案糊塗了結話已說明言歸正傳且說小袁縱情酒色他那情人一覽表中除了那個麵館西施黑美女之外却還有一個飯店西施花疙瘩這飯店與麵館真所謂是遙遙相對無獨有偶也不知小袁如何會與這麵飯有緣却一雙兩好能够在他的夾袋中兼收並蓄所以當時他們呆會中一班朋友談起來對於這一件事也以謂很微妙而含有呆理其實呢是因爲這麵啊飯啊都與口福上有極密切的關係呆會中的會綱於嫖賭兩個字並不注重於吃的一個字却十分講求有了這兩家麵館飯店在着好比似給他們闢了兩個臨時會所往往成更半夜攬個不休不歇一方面貪圖生意一方面貪圖利便在這兩個貪圖之中便造就了小袁的孽緣相互的關係一天深似一天這情絲似繭自然一天緊似一天了可是在相近幾個星期以內他們這一般呆會會友却難得上花家飯店那裏吃飯爲什麼忽然又不去呢著者須得先要把這花

疙瘩的來歷表。一表明原來這花疙瘩花姑娘是花家飯店的老二個女兒。這位花姑娘小名叫作阿貓所以也有人叫伊小花貓又因爲伊項上有一個大瘡疤疙瘩裏疙瘩的露出着伊的脾氣也很疙瘩所以又有人題伊一個綽號叫作花疙瘩說起這位小花貓花疙瘩花姑娘論伊的姿態雖及不上黑美女論伊的騷辣却要比黑美女勝上幾倍起初呢幾位呆同志看看伊這種騷辣的樣子覺得很可以下酒到也引動他們的呆興後來這位花姑娘的騷形辣態益發張揚無忌起來了呆會的會員漸漸覺得有點看不上眼而且又發覺小袁不無有迷戀之意於是就立刻宣告戒嚴公同議決從此不再上花家飯店吃飯又定了一個罰則凡是會中的會員有私自破壞議決案的一經查實凡屬呆會全體會員一星期的飲食支出都須得他一個人擔負這一個議決案一實行小袁祇索暗暗的叫苦但是又衆意難違奈何他們不得便也祇

得把這一個陣線放棄幾星期之後到也慢慢的淡忘了不想事有湊巧這一晚小袁搖天亮兩個從戲院中出來和伍劍青孟六點分道楊鑣以後照他們原定的計劃原是往黑美女那裏去的正好走到清道橋下向一家小烟攤上買香烟喫拆開了封把香烟含在嘴裏小袁要預備去劃洋火猛不防肩上像老鷹抓小鷄的一抓祇抓得小袁索索地發抖幾乎把一盒洋火落在地上急忙回轉頭去看時卻原來是那位小花貓姐姐兩只眼睛骨溜溜的注視着他似乎要和他尋相罵一般小袁本來一股怒氣一見了伊卻不由身體矮了半截怒氣全消馬上換了笑容道快快放手人家見了像什麼樣子搖天亮也打着哈哈道貓姐姐你怎麼儘自抓住小袁卻不來抓我啊這話一說小花貓這才放了手道你們幾位爲什麼不上我們這兒來了還是嫌比我們的地方小呢還是嫌比我們的菜不合胃口還是嫌比我們的招呼不周到還是嫌比

我。小。花。貓。不。會。說。話。橫。一。句。嫌。比。直。一。句。嫌。比。到。把。小。袁。嫌。比。得。回。答。不。出。話。
來。還。是。搖。天。亮。來。得。油。滑。一。點。嬉。皮。笑。臉。的。答。道。這。是。什。麼。話。有。你。貓。姐。姐。
花。一。般。兒。的。人。在。着。那。怕。是。地。方。小。菜。不。好。我。們。也。得。一。天。來。三。回。實。在。是。這。
幾。天。忙。得。透。不。過。氣。沒。有。機。會。到。你。們。那。兒。來。這。是。真。的。太。凡。女。人。家。祇。要。說。
伊。的。人。好。便。會。生。出。笑。臉。來。別。的。到。都。不。放。在。心。上。現。在。小。花。貓。一。聽。搖。天。亮。
說。伊。像。花。一。般。兒。伊。心。中。不。覺。就。樂。意。了。卻。還。含。着。一。股。酸。意。披。着。嘴。道。聽。你。
的。話。呢。你。說。沒。有。功。夫。那。末。難。道。上。黑。美。女。那。裏。去。就。有。功。夫。了。這。幾。句。話。好。
比。似。抽。出。了。防。身。寶。劍。寒。光。一。閃。一。股。冷。氣。直。冲。小。袁。腦。門。而。來。不。覺。起。了一。
個。寒。噤。忙。道。誰。和。你。說。的。我。們。這。幾。日。你。們。那。裏。尚。且。不。來。黑。美。女。那。邊。是。更。
加。的。不。去。了。你。不。信。也。只。索。由。你。小。花。貓。道。還。說。不。去。那。末。你。們。今。天。看。完。了。
戲。不。往。北。走。卻。朝。南。到。什。麼。地。方。去。呢。不。是。往。黑。美。女。那。裏。去。的。麼。這。時。候。如。

果搖天亮說幾句決絕的話或者小袁硬了頭皮不賣伊的賬也就罷了偏偏搖天亮也是無可無不可得過且過調一刻是一刻的人小袁呢也沒有這一個決心理智爲情慾所迷依舊是低心下氣的向伊道好姐姐你不必這樣凶狠狠的吃相難看我們真的不到黑美女那裏去此刻從戲院中出來原想過橋到天亮館那裏吃一些點心的你既然不相信那末我們一道同去何如小花貓道不不天亮館我不去要我同去黑美女那裏我到願意的小袁怎敢同伊去見黑美女便又央求道好姐姐別這樣囉唣不清和人家爲難了快同我到天亮館去罷說着不由伊分說拉了就走過橋到了天亮館裏揀了一個雅座坐下幸喜却沒有什麼熟人就要了一壺酒喊了幾色點心淺斟低酌起來小袁灌米湯的本領是不錯的慢慢的勸了幾杯酒又講了無數好話把小花貓的騷興又提起來了這時三個人都有酒意便也不管旁人的看見不雅

各自發出了往常的脾氣。胡鬧了一會兒。天亮館雖稱天亮才關門。究竟到了夜靜更深。喫的人也少了。小袁等一行三人。喫得胡裏胡塗。自己也不曉得吃了什麼時候。乘着酒興。拉了小花貓一同回報館裏來。搖天亮嘴裏還說要再喝三百杯。可是一見了床舖。就和見了他親家公一樣。一個翻身便和衣睡倒。在床上管自鼻息鼾鼾的睡去了。小花貓比較的是清醒一點。可是伊那是早已有心看中這一條魚的。往常聞着腥氣已經盤旋着走不開。耐着一條魚掛得高高的。沒有下手之處。今天有這機會。那裏肯放棄。自然假推着酒醉。賴着不肯走。一面還推說時候遲了。我要回去了。一面却半個身子老早推進在小袁的床舖裏。半閑着眼睛。祇自瞇着小袁。憨笑。那小袁呢。有這送上門來的野食。那有不理會得的道理。無奈這一條狹狹的床舖。被他們兩個人橫着。已經覺得擁擠不堪。再要把自己挨了進去。那裏還有轉側的餘地。便不覺

踟躕不前，儘自立着。發呆小花貓一見他這個樣兒，實在再忍耐不下去了。就一骨碌坐了起來，向小袁道：「你看我吃得怎麼樣子了？」自己覺得面孔上熱辣辣的，似乎非常的難過。說着伸起脖子來給小袁看，也不知伊要把臉上的紅給小袁看看呢？也不知伊要把這熱辣辣的臉龐給小袁溫一溫？這兩種意思旁的人不敢代伊斷定，但是小袁却有一種超人的決斷，以謂這乃是一種意在言外的要求，就和伊說道：「你看我呢？我還不是和你一個樣子？」說着管自己把半個臉龐湊上去，兩個臉龐並在一起，這其中便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兩方面同時感着精神上非常的愉快。似乎在那裏演無言的哩劇，一個知道自己的意思已經得對方的許可，一個表示誠懇的接受，這一種請願精神上既經融洽，第一步自然先要清除障礙物了。於是小花貓就回轉身去推搖天亮，道：「天亮，你往常是要搖到天亮才罷休的，這麼今天天還沒有亮。」

你就不搖了呢。推了好久。纔聽見搖天亮。迷迷惑惑的答道。我搖是搖不動了。
要末叫我打更那末或者我還可以給你們打到天亮。但是明天的酒那可要
請我吃的小花貓吐了一口涎沫道。斷命搖天亮。狗嘴裏嚼不出象牙來。你快
起來我再和你打三拳說着。再推推他却索落落的向裏一鑽。又不響了。小袁
便道。他酒吃得多了。你不要再去惹他。惹他發了興。把喫下去的酒一吐出那
末。他眞的要搖到天亮了。小花貓故意笑着道。那便讓他去搖到天亮。大家熱
鬧熱鬧也是好的。小袁把眼睛一白道。這樣說。你讓他搖去。我可是要睡了不
奉陪了。說着便從兩方面所讓開的緩衝之地睡了下來。一個頭也趁勢擋在
小花貓的手上。看官大凡男女之間一爲情慾所迷。便再也顧不得什麼了一。
天之中。世界上。情死的有多少。私奔的有多少。情死的情願犧牲以後的幸福。
決心打破一切私奔的情願。拋却父母兄弟子女作一個名教的罪人給他們。

細細的一想爲這私情之事老實說都不值得然而他們却願意犧牲願意拋却這所爲是何來呢左右不過是一時爲感情所衝動罷了因了這一時的衝動於是便毅然決然作那不應作的事這雖然愚不可及其實這情慾關頭凡是人到了這一地步誰又能逃得過呢譬如像小袁和小花貓他們倆可憐也就到了這一個關頭了話休絮煩祇說搖天亮挨在這床角上雖然酒醉得利害實在却並沒有睡熟不過頭暈眼花懶於答對罷了他們倆一切言語他一絲不漏的都聽在肚裏而且他的腦筋之中更認作這一件事是很有趣味之事反而聚精會神趕去了他的瞌睡蟲一面却假把鼻息提得高高的表示他睡得很熟其實肚子裏却暗自好笑一會兒祇聽那小花貓笑着想不到這搖天亮睡熟了竟像死狗一樣打也打他不醒的小袁道別管他我們管我我們的你看天快要亮了不是窗櫺上已漸漸有點白茫茫麼我吃多了酒覺得

疲倦得很想好好的睡一會兒呢。小花貓道：那末你睡罷，我要回去了。小袁急道：此刻你回到什麼地方去還是也睡一會兒罷？此地在十點鐘以前是沒有人來的，就是有人來統統是熟人而且三個人橫臥在一處人家見了也不要緊。的小花貓道：也好，那末就睡熟罷。兩個人正待把眼闔弄去，那搖天亮却猛的一個轉身嘴裏念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一壁念着，一壁立起身來。小花貓正待要開口說話，小袁暗暗地捏了伊一把。小花貓也就不響，搖天亮心裏覺着並不理會，管自呼了一根香煙，又從牆角落檢着了兩根打麻雀用過的洋蠟燭，把他燃着了放在檯子的兩隻角上，再把呼着的香烟放在當中，算作是香燭。於是恭恭敬敬立在檯子下面，念念有詞的道：維年月日搖天亮，敬以一瓣心香致告上蒼。之前日少女懷春誘者吉士，上天降罪與我無與。說畢便志心朝禮的三跪九叩首拜將起來。小袁和小花貓偷

眼看着幾乎要笑出聲。正待看他拜畢，再變什麼花樣錦。不想搖天亮却突的跳得丈八高口裏大聲疾呼道：「啊唷不好了！」這一聲喊，喊得小袁和小花貓身不由主的疾忙起身，問他是什麼事情。要知搖天亮有無什麼意外和怎樣回答，且看下回。

第十一回

酒徒乍戲疑鬼疑神

海客談瀛有聲有色

却說小袁和小花貓正在偷眼看搖天亮發呆。猛然間見他跳得丈八高口裏却大喊：「啊唷不好了！」不覺身不由主的疾忙起身，問他是爲了什麼事情。那小花貓更嚇得花容出色，似乎有意外的禍患便在眼前一樣，靠在小袁的身上。身體瑟瑟的發抖，還是小袁膽大一點，曉得搖天亮是痴頭痴腦喜歡故意作樂的，然而見他這般的疾聲大喊，也不由微微的有點着慌，便問道：「搖天亮，你什麼樣了一面說一面看時，祇見搖天亮回轉頭來，滿臉鐵青，一手指着天向

他們道。你們看。噓。玉皇大帝正在早朝。忽然一股穢氣上冲霄漢。玉帝大怒。派值日功曹前來調查。知是你們二人幹的好事。上去覆奏。當派托塔天王帶領天神天將前來捉拿。你們來也。這一聲來也二字。拖得很淒慘。而響厲。小花貓聽了。越發的嚇作一團。那小袁却不相信。便吐了一口涎沫。道你別給我搗什麼鬼了。快給我來睡罷。半夜三更一直吵到大白天亮。給人家聽見了。像些什麼搖天亮並不答話。依舊說下去。道我給你們求了半個鐘頭。怎那玉皇大帝菩薩不肯答應。說你們干犯天條。罪在不赦。應該立刻拘拿到案。打入地獄。永不超生。不但如此。並且還說搖天亮知情不阻。也該一同治罪。這這……你我如何得了。也說着猛的面色一變。撲的一聲。又跪了下去。像叩頭蟲一樣的把頭叩個不住。小花貓看見這個樣子。女兒家的心理是再也迷信不過的。平常街談巷議。心理中本來含有十八層地獄。慘苦淒厲的一個縮影。這時候怎

經。得。搖。天。亮。疑。神。疑。鬼。的。這。樣。一。搬。弄。不。由。刀。山。劍。林。一。齊。湧。現。在。心。頭。似。乎。
運。命。已。經。判。決。立。刻。就。要。入。獄。一。般。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小。袁。一。見。伊。嚇。得。
哭。了。一。面。撫。慰。伊。說。有。我。在。這。裏。你。不。要。害。怕。一。面。又。和。搖。天。亮。道。你。看。你。看。
人。家。已。經。給。你。攬。得。哭。了。得。罷。休。時。便。罷。休。別。再。過。分。裝。神。弄。鬼。的。嚇。人。家。了。
他。雖。然。是。這。麼。說。心。裏。究。竟。也。是。虛。的。而。且。看。了。搖。天。亮。這。種。樣。子。兩。只。脚。也。
就。不。由。有。些。寒。抖。抖。似。的。委。實。搖。天。亮。這。一。種。神。氣。裝。得。出。神。入。化。既。然。不。是。
吃。醉。了。酒。的。胡。鬧。也。不。是。故。意。打。趣。却。像。那。師。巫。有。鬼。附。身。一。般。便。是。室。外。走。
過。人。看。見。也。要。嚇。得。三。魂。出。頂。不。消。說。得。他。們。兩。個。一。個。是。婦。道。人。家。向。來。迷。
信。神。權。的。一。個。是。心。虛。有。病。當。然。不。經。一。嚇。的。了。這。且。不。談。祇。說。搖。天。亮。本。來。
慌。張。的。神。氣。把。兩。只。手。歛。住。了。面。龐。喊。道。望。吾。神。饒。恕。了。我。罷。這。件。事。全。是。他。

們。倆。的。不。好。與。我。是。不。相。干。的。我。不。過。是。喫。醉。了。酒。在。旁。邊。酣。睡。一。刻。一。絲。
絲。一。微。微。都。沒。有。關。係。連。手。也。不。曾。動。過。一。動。啊。他。這。種。話。在。那。裏。說。在。這。清。
曉。悄。靜。的。當。兒。真。使。人。毛。髮。也。會。豎。了。起。來。小。花。貓。那。裏。還。再。敢。騷。辣。撲。的。跪。
在。床。前。也。就。像。搖。天。亮。一。般。叩。頭。有。如。搗。蒜。小。袁。是。祇。有。直。着。眼。睛。看。連。話。也。
不。會。說。了。搖。天。亮。見。了。這。般。情。景。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出。聲。來。總。算。强。制。忍。住。
了。這。纔。慢。條。斯。理。的。又。拜。了。四。拜。立。起。身。來。嘆。了。一。口。氣。道。好。險。啊。好。險。啊。幸。
虧。來。的。是。託。塔。李。天。王。我。與。他。有。點。舊。交。情。如。果。來。的。是。二。郎。神。楊。戩。那。末。喙。
天。犬。一。聲。咆。哮。小。區。區。此。命。休。矣。小。花。貓。也。不。理。會。他。說。的。是。什。麼。見。他。神。氣。
平。和。了。一。點。就。仰。着。頸。子。問。道。他。們。去。了。去。了。小。花。貓。聽。說。
已。去。正。要。立。起。身。來。猛。然。間。搖。天。亮。的。神。色。又。一。變。道。又。來。了。又。來。了。嚇。得。小。
花。貓。來。不。及。的。把。半。個。身。子。又。俯。伏。在。地。上。搖。天。亮。又。唸。唸。有。詞。的。作。了。一。會。

兒法方才回過頭來和小花貓道起來罷沒有什麼事了天庭上已經准了李天王的奏不追究你們的事了一邊說一邊看小花貓祇見伊面孔已經嚇得像白金紙一樣雲鬟不整着實覺得楚楚堪憐再看小袁眼睛中放着異光直射在他的面上知道小袁的腦筋中雖不無懷疑却也有三分相信之處就又接下去說道你們真也不好怎麼做起這一種事來害得我忙了一清早幾乎給你們連累了一同受罪這真真是豈有此理小花貓那裏還敢辯說沒有了祇得輕輕的問道那末現在大抵不至於再有什麼了麼我嚇是真嚇得來搖天亮道誰叫你做這種事的小花貓聽說回頭指那小袁道都是他喎我本說不便當的他定規說不要緊不曉得果然闖了禍啦搖天亮一聽小花貓這樣直直落落的數說了出來不由嘆唏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却把小袁笑得跳將起來伸過手就向搖天亮脇下打了一拳罵道直娘賊尋開心也不是這

樣的尋法。我早知你是在那裏搗鬼。搖天亮受了一拳。笑得跌道。你早知我是搗鬼。那末怎麼也會上我的當呢。小花貓一聽。他們二人這樣說。也立時恢復他騷辣的本態。奔過來。要和搖天亮算賬。搖天亮躲在牆角裏。搖着兩手。道算啦。算啦。開心大家尋尋。難道你們開心尋過了。就不許我也尋尋。開心。小花貓追尋開心。也不是這樣尋得急了。人要死的。搖天亮笑道。這所謂是欲仙欲死。那纔是真的尋開心。小袁道。這也不必講了。現在我們要和你算算這筆損失賬。咧。搖天亮道。你的損失賬。左右不過是一些些燭淚而已。你要算我明天約齊了呆會的會友。大家來公估公估。如果確是要我賠還你的。那末我就賠還。你罷了。祇怕公估下來。這一個賠償的責任。是要貓小姐負的。那就不關我事。小袁素知搖天亮是口沒遮攔的。深恐他明日在大眾面前說了出來。倒也是一件坍臺之事。就改了口風道。好啦。好啦。老兄。總算我的開心也給你尋得。

夠了。現在賠償問題也不必談了。我祇和你再開一個談判這件事須得給我守秘密不能够胡裏胡塗的講給人家聽。搖天亮笑道：這也容易。祇須你和貓小姐一同朝我磕三個頭，賠還我方才朝天磕的，明天再請我吃一餐。那末人到禮全。我譬如沒有這一件事，閉口不題。小袁道：方才你是自己願意磕的，怎麼要我們賠？還你請一餐的問題被你嚇得夠了，也免了罷。搖天亮道：這是最低限度的條件。你既然不願意，那末這一個談判也不必談了。兩個人左講右講，總於講不定。當到後來，仍是小花貓放出騷辣的手段，向搖天亮吃住了。搖天亮沒有法想，這才服服貼貼的答應不講。其時天已大亮。小花貓見已是去的時候，就理了一理髮，悄悄的掩了出去。這裏小袁和搖天亮還想再睡一會兒，正要朦朦朧朧的睡去時，那孟六點家裏的人來尋了。小袁不知道他的去向，祇知同伍劍青一道走散的，便叫他到伍家去尋。再看工作的時間已到。

也就。不。睡。了。前。言。表。過。且。說。伍。劍。青。來。尋。小。袁。原。是。來。探。聽。孟。六。點。消。息。的。一。
進。來。被。他。們。這。一。樁。蠟。燭。公。案。一。談。却。忘。懷。了。直。到。了。新。春。宴。喫。完。飯。一。同。出。
來。在。路。上。談。起。了。孟。六。點。這。纔。記。起。便。問。道。知。新。你。可。曉。得。孟。六。點。的。家。裏。有。
什。麼。事。情。昨。晚。住。在。我。這。裏。一。早。起。來。就。被。他。家。裏。的。人。叫。去。了。聽。說。這。人。先。
到。過。你。那。邊。大。約。你。總。曉。得。他。是。什。麼。事。小。袁。道。沒。有。什。麼。事。情。那。是。他。夫。人。
要。生。產。了。並。非。是。頭。一。胎。不。打。什。麼。緊。劍。青。道。哦。原。來。是。他。夫。人。要。生。產。了。那。
是。好。事。情。過。幾。天。又。可。以。喫。他。的。喜。酒。了。幾。個。人。正。在。說。着。不。覺。又。走。回。到。商。
報。館。裏。那。張。曼。迦。有。別。的。事。先。走。了。小。袁。和。搖。天。亮。因。先。前。所。發。的。稿。件。印。刷。
所。裏。來。催。說。不。够。事。還。須。得。再。工。作。一。些。而。且。又。爲。昨。天。一。晚。不。曾。睡。精。神。非。
常。疲。倦。想。再。睡。一。會。兒。却。因。劍。青。在。着。不。能。不。賠。他。講。話。其。實。眼。睛。却。朦。朧。朧。
的。似。乎。都。有。闔。弄。去。的。光。景。劍。青。看。在。眼。裏。心。中。明。白。便。推。說。還。有。別。的。事。一。

個人溜了出來。正走到小校場口，對頭碰見了鄧鷄啼。問他道：「小袁和搖天亮在着麼？」劍青恐鄧鷄啼也去惹他們的厭，就說道：「我正去找他們，他們已出去了。」你如果沒有事，何妨去到舍間談談？鄧鷄啼那裏有什麼事？卽說道：「我本來正想找你談談，你回來了這幾天，我們還沒有好好兒談過一會天呢。」劍青道：「照喎，一天到晚奔東跑西，不是酒菜便是茶點，人也膩昏了。今兒沒有事，正好賈茶清談。」他半天二人邊說邊行，不覺已到了劍青家裏。鄧鷄啼先向劍青祖母的靈前鞠了三個躬，這纔問道：「令祖母不是定在本月的十二日安葬麼？現在日期已近，老兄可要忙碌一番了。」劍青道：「我可也沒有什麼事，一切都由家嚴在那裏安排着，用不着我費什麼心。回來了一趟，還是在外面的日子多，總算到時候，有一個人在這裏也盡了做小輩的一點責任罷。」二人這樣正正經經的談了一番，漸漸可又談到荒唐問題上去了。先是鄧鷄啼問些海上的

荒唐情形。碰着伍劍青是此中老手。自然有問必答。一絲不漏的講給他聽。怎樣的嫖。怎樣的喫。怎樣嫖得癟。和不癟。怎樣喫得合算。和不合算。一講講開了。胃口直講得鄧鷄啼心癢難捱。恨不得一刻兒就置身在海上。和劍青同去荒唐。一會劍青見他非常羨慕着。就說道。孝頡兄如此有興。那末幾時有閑。何不就到上海去白相他兩三個星期呢。一切引導的責任。有小弟在此。無不效勞。任憑孝頡兄說要什麼。除非是上海灘上沒有那末沒得法。想否則祇要有這一個名目。我就可以給孝頡兄辦得到。鄧鷄啼道。我本來早有心。想到滬一游。祇因沒有同伴到了有同伴的時候。偏偏我又沒得空了。所以因此因循下來。直到了如今。現在我已經定下一個決心。今年無論如何必須抽幾天功夫出去遊玩一趟。橫豎在紹興像煞天天有事。其實仍天天到天亮才睡。交一樣是一個玩樂得玩得適意。一點劍青笑道。不過一樣在紹興玩到天亮便四處鷄。

聲。喔。喔。催你歸眠。在上海玩。這鷄啼。可是沒有的。要等鷄啼。那除非是去到四馬路上打一只野鷄。聽伊笑啼之聲。聊以應個景兒。咧。鄧鷄啼道。說起野鷄。我要倒要問問你了。這野鷄兩字。是什麼樣的。一個講究。爲什麼。一樣。是一個人却要稱伊是野鷄。劍青道。這一個野鷄的出典。依據。據我個人的研究所得。大約鷄字是含有代表女人的性質。上面再加以一個野字。就表明這種是野女人。與人家的女人不同。是可以供諸大衆的是不正當的。是在廣野上自由覓食的。所以上海灘上凡屬一種不正式的營業。都以野鷄二字代表之。譬如隨路抖攬顧客的馬車。就叫他野鷄馬車。野鷄包車。又譬如戲院子裏案目拉桌。也就叫作打野鷄。無論什麼人額外去進賬。一筆外快。也就叫作打野鷄。這野鷄兩字的用處。可竟一天大似一天了。鄧鷄啼道。那我就要問問你了。這打野鷄是這麼樣的打法呢。看你於鷄學上大有研究。何妨就詳細的告訴我。劍

青笑道。實不相瞞。兄弟於鷄學雖有研究。若論打野鷄的程度。却還淺得很。在上海住了兩年多。打野鷄統共祇打過了一回。而且這一回也並不是我去打。野鷄祇能算是野鷄打我。鄧鷄啼道。奇了。怎麼是野鷄打你呢。而且你怎麼會被野鷄打呢。笑話。笑話。劍青道。你不要着急。聽我慢慢的講給你聽。那纔知道。不是我打野鷄。而是我被野鷄打了。原來從前的時候。上海灘上。淌白和野鷄界限分得很清楚。野鷄是在馬路上拉客的。淌白是在遊戲場撈浮尸的。野鷄的地位當然。是淌白高一等。所以一般人比較歡喜。上等一點的情願。十塊半塊錢去撈一只淌白而不情願三塊五塊錢打一只野鷄。但是後來可不對了。野鷄也和淌白一樣的上起遊戲場來。推測伊們的心理。立馬路到底不及逛遊戲場。適意而且身份上既然擡高一點撈客人也比較在馬路上容易。馬路上的過路人。不見得個個都是獵人。而逛遊戲場的遊客却有一大半是其慾。

逐。逐。的。化。了。三。塊。錢。買。一。張。月。票。不。是。比。較。的。來。得。值。得。麼。這。個。法。子。一。昌。明。自。然。是。大。得。其。利。所。以。到。了。現。在。遊。戲。場。中。竟。觸。目。是。鷄。渦。白。也。成。了。野。鷄。化。失。去。伊。的。獨。立。精。神。了。在。我。被。野。鷄。打。的。當。兒。這。個。法。例。昌。明。還。不。久。我。是。難。得。上。遊。戲。場。去。的。更。一。些。兒。也。沒。有。知。道。這。一。天。同。了。兩。個。友。人。出。來。喫。飯。飯。喫。好。了。說。天。韻。樓。開。菊。花。會。何。妨。就。去。逛。逛。於。是。便。到。了。天。韻。樓。去。一。走。走。到。影。戲。場。中。人。多。得。不。得。了。軋。在。人。叢。之。中。這。一。個。味。兒。很。覺。得。受。不。了。偏。那。一部。偵。探。長。片。正。演。在。緊。要。關。頭。我。那。一。個。朋。友。却。捨。不。得。走。開。於。我。是。被。他。牽。掣。着。也。祇。好。立。着。受。罪。這。時。候。忽。然。有。一。個。人。要。從。人。縫。中。挨。出。去。我。身。後。的。幾。個。人。被。他。這。一。挨。就。不。免。擠。了。上。來。在。這。一。擠。之。中。不。知。還。是。故。意。的。還。是。便。舉。手。將。他。握。住。誰。曉。得。這。一。握。可。握。得。伸。不。回。手。來。原。來。却。軟。綿。綿。的。分。明。僥。倖。的。却。有。一。只。手。攬。住。了。我。的。馬。褂。兒。我。當。是。剪。綴。的。趁。這。機。會。肆。其。技。倆。

是一只女人家的手。這時我身已立定便急忙回過頭去看電光依稀之中祇見乃是二十左右的一個女郎容貌的妍媸是看伊不出然大致却楚楚可觀這時我想還是放了好呢還是不放了好呢看伊捏住了手並不聲響望過去大約總也不致於是好好的人家人左右不過是一個渝白便有心和伊尋尋開心索性緊緊握住不放大約過了兩三分鐘光景這一本電影映完換了一張廣告片場中比較的亮了不少我便又偷眼去看見這一個女郎到生得不錯一張瓜子般的臉兒兩只水汪汪似的眼睛臉上還現着兩個小酒窩似乎在那裏微笑着那時我膽就大了搭訕着和伊道此地鬧得很我們還是到外面去罷伊笑着把手縮回去說了一聲好於是我就招呼了我的朋友一同到了外面泡了一壺茶在遊戲場中這一種交際真快得很我和伊談了一會便相熟得同素識的一樣了我那朋友也在旁和調着定要攬我到伊家裏去

我因爲這一握之緣很巧到也有心思去走這一趟當下就三箇人胡裏胡塗跟了伊去不到了伊家裏却嚇了一大跳原來竟是一箇鷄窯院子裏跳出跳進的都是一只一只的鷄和一箇一箇看鷄的江北拉塊老媽媽坐在鷄塲中隔塲的笑啼並作倒着實有小樓聽雨的滋味我本來嚇得就要走了倒是
我那朋友道既然來了我們也多一種見識何妨就多坐一會兒於是就故意化了五元六角的夜廂錢三箇人坐談了三箇多鐘頭這一位鷄女士到着實看得起我們一些也不見外把鷄塲中的種種情況一樁一樁的告訴給我們聽并說伊乃是此地的小本家平常是不甚接客的今天也是碰得湊巧言下大有戀戀之意叵耐我一知是鷄已經覺得毛骨悚然那裏有聞鷄起舞的雅興祇得謹謝不敏就此滑脚出鬆了老兄你想這不是我被野鷄打了去麼鄧鷄啼道這不能算是野鷄打你祇好算是野鷄代行淌白職務撈了一箇浮尸

枉。恐。是。荒。唐。老。資。格。原。來。野。鷄。和。渝。白。還。分。不。清。楚。呢。劍。青。道。這。到。也。不。是。這。
們。講。委。實。那。箇。時。候。野。鷄。上。遊。戲。場。還。少。不。比。現。在。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竟。渝。
白。也。會。變。成。了。野。鷄。居。然。和。野。鷄。一。樣。有。討。人。拆。賬。等。分。別。你。想。這。樣。每。况。
愈。下。野。鷄。固。然。不。能。打。渝。白。也。還。撈。得。麼。至。於。說。起。每。况。愈。下。這。也。不。但。是。渝。
白。和。野。鷄。如。此。就。是。長。三。堂。子。總。算。居。於。最。高。的。一。級。了。却。也。與。年。俱。變。大。大。
的。比。前。不。同。呢。要。知。伍。劍。青。說。出。什。麼。比。前。不。同。的。話。來。且。看。下。回。

第十二回 嫠理千端精通非易 情人半打應付裕如

却說鄧鷄啼在伍劍青家裏聽劍青演講鷄學說到野鷄飛上遊戲場渝白變了野鷄就是長三堂子也每况愈下言下大有感慨之意鄧鷄啼便忍不住問道怎麼長三堂子也與年俱變會大大的比前不同呢難道是長三也會搖身一變爲么二渝白麼這到願聞其詳了伍劍青喝了一口茶掃了一掃喉嚨道

不是說長三變爲么二和渝白那雖然有句話叫作爛污長三板么二然而事實上總還不至於如此爛污果然爛污品格究竟還好一點兒牌子總是掛得高高的我所說的與年俱變比前不同乃是一句混統話兒包括有種種的問題至於這爛污和不爛污的話雖也是問題中的一種我却以謂還當別論因爲伊們既然做了這一種營業無論名目上稱作書寓自己也說得十分好聽說書寓比不得么二野雞是賣嘴不賣身照會上也規定不准留客人住夜的然而這還不是伊們的門面話兒好比是做官的嘴裏說奉公守法廉潔自矢其實暗底下却伸出了不知多少的手拚命的要錢伊們也是如此嘴裏說得好聽背地裏却和客人開棧房借小房子可是推情度理伊們既然做這一項話我以謂無研究的必要無論如何爛污總不致于像渝白野雞天天換一個生意那也是實際上所免不來的事情這到也怪伊們不得所以這爛污一句話我以謂無研究的必要無論如何爛污總不致于像渝白野雞天天換一個

客人的而且現在如此從前也何嘗不如此至於爛污者果然爛污不爛污也未嘗沒有其人所謂十室之內必有芳草十邑之內必有忠信更不當一言抹煞認定爛污長三板公二一句話作金科玉律以謂凡是長三都是爛污那我可要替伊們幾箇不爛污者呼冤了這一箇問題丟開不談我如今所要說的第一是覺得現在長三堂子太多了從前時候幾條弄堂幾塊牌子寥寥百數家物以希爲貴不但去白相的人自然而然覺得自己的榮幸就是堂子的本身也以謂是很高貴的後來一節多似一節到了現在差不多竟有五百多家跑進小花園羣玉坊新會樂等處一家一家都是堂子以每一塊子有五箇人計算五百多塊牌子那不是有二千多人麼堂子一天一天多起來而白相堂子的人却不過是這幾箇就是有幾箇人多出來也新陳代謝祇好算是落伍者的代替人如此的供過於求那就自然而然會趨於濫的一條路上去好比

是商家的營業競爭。你大廉價他大贈品，大家濫做生意，反而便宜了買客。這是一種第二。是覺得規例應酬等等也遠不如前了。從前時候鋪房間的老撾都是極有資格的，對於各種規例，牢守成習。客人進去，總還你相當的規矩，不致輕褻。簡慢就是應酬上頭也非常的圓穩，周到那裏像現在的堂子鋪房間的，十有七八是二十左右的小姑娘兒。祇要自己名下有兩三戶客人就鋪了。房間想掙錢，你想這種小姑娘兒乳毛未乾，對於規例應酬懂得什麼？還不是瞎弄三千亂來一泡麼？這又是一種總之長三堂子這樣的在那裏與年俱變，處處表現乃是伊們的退化，不是伊們的進化。實在覺得是很可嘆的。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給你聽。譬如從前叫了堂差來，伊們必須上來敬煙，捧起了水烟筒兒，向着你的嘴中塞進去。這一種就可以表出伊們營業的精神。但是現在呢，叫了堂差來，反須你端了香煙，劃了洋火，前去敬伊。說不定不是茄力克。

香烟伊還推說頭痛不肯喫孝頤兄你想看這不是大大的每况愈下麼化錢的老爺們出了錢白相那裏有這一個規矩的照這情形而論這不是客人嫖妓女簡直是妓女嫖客人咧雖然也有人說這是時代進化提倡女權不能不如此然而在我頑固的腦筋裏覺得家裏的妻子或者要平權在白相場中却總覺得格格的不相入劍青說到這裏鄧鷄啼插口說道話雖如此不過我卻有個疑問照劍青兄的話中尋繹起來似乎嫖長三堂子在這每况愈下的時代竟是極不值得的那末諒來老兄是絕對戒嫖的了這句話塞得伍劍青半晌答不出口拚命呼了十來口香烟纔答道你還沒有聽我說完話呢要曉得我所說的話不過是表明長三堂子的種種都不比從前若說是嫖不得卻沒有這句話兒就是從敬煙的一種情形上講你敬我我敬你規矩上雖然欠缺實際上可也沒有關係不能說好嫖的朋友因爲這些些小問題就不嫖

了。他原是懷抱着一種大目的。祇要大目的可以達到其他種種都可商量。那裏就肯爲着這小節而犧牲呢。而且從嫖學的原理上講起來。要達到他的大目的。卻要處處從小節上着想。這乃是潘驢鄧小閑五個字中的小字功夫。所謂善於服低做小。那就自然而然會得伊們的青眼相待。這原是一種很要緊的區處。好嫖的朋友萬不能忽畧視之。所以這一個問題與我先前所說的完全。是截然兩途。不能相提並論。這一種你須得明白。至於你說起戒嫖的一句話。那我到也有一種意見。我以謂一個人實在不應該嫖。嫖有極普遍的兩種害處。一種是廢時失業。一種是既傷精神又傷財。一個人如果能够把嫖的一種時間精神財物去營運在別的事業上。老實說這一個人一定可以發財。一定可以得法。如果不此之圖而去用在妓女身上。那末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成。而且不但如此。簡直往往弄到虧累逃逸流落異鄉。甚而至於懸。

賞緝拿待罪囹圄的也不知有多少少這是。我眼睛裏已經看見得不少耳朵裏也聽見得不少的了。世俗對於嫖賭喫着有四句話叫作嫖落空賭對冲。喫受用着威風在這四句成語之中就可以見得嫖實在是空空洞洞的事好嫖的朋友何苦貪圖一時的歡娛而把有用的金錢揮擲在這無底的慾壑之中所以嫖而能戒我實在是絕端贊成的但是……伍劍青說到這裏卻不說下去了。鄧鷄啼道但是什麼你快快說。伍劍青笑了一笑重又說道但是我心裏是固然竭力主張戒嫖然而叫我實行這一個戒字呢不瞞你說可是有點不聽命令了這也是所謂言之匪難行之維艱不但是我個人如此世界上有大多數的人都是如此。鄧鷄啼哈哈大笑道你這人我就佩服你這一着自己不肯說虛話什麼事都肯赤裸裸的自己供述出來不像那些面上仁義道德心裏齷齪齷齪的人外表裝得道貌巍然其實卻是不可問也。伍劍青道這

倒無庸謬獎。我本來是承認嫖的不承認嫖什麼。鷄學嫖學我也不必和你講了。而且我以謂嫖的一個學問很有研究的價值。其中千頭萬緒。如果能够精通。這人必是一個全才呢。至於那些戒嫖云云。原是承你的詢問而言。不過就我所知的告訴給你聽。聽罷了。鄧鷄啼道。那些戒嫖云云。我的方面。你卻也無庸勸得。我自己着實有分寸。不敢誇口在紹興地方六十歲老娘總不致於倒綁孩兒的。別的地方也不致於去瞎嫖。更無須說得到是在我們會友中有一個人。而且還是你的令親。你卻須得勸勸他。他現在黑天黑地的荒唐着昏沉不醒。一點沒有懸崖勒馬的本領。再不勸勸他。墮落就在眼前了。伍劍青道。那不是小袁麼。這個人我曉得他確是有迷戀不已的弊病。但不知他現在有什麼發展。鄧鷄啼道。多啦。多啦。就我所曉得的一個是黑美女。那是能看不能喫的。但是時期業已成熟。恐怕也不長遠了。然而這一個還可以原諒。還有一。

個是花疙瘩劍青聽說接着道那不是花家飯店那只小花貓麼這只貓騷辣得很難道是也可以白相的鄧鷄啼道這到還好總算我們全體會友一看情形不對立刻下了戒嚴令總算不去了但是小袁這一個人叫化子吃死蟹只只都好卻更不能不防他一個人獨溜你能够勸勸他更好又有一個是小腳阿秀鄧鷄啼這一句話才出口伍劍青就不覺記起了覺民舞臺裏鄒濟民告訴他小袁利等鷄啼挨打的一席話便不由嘆惜的笑了。一笑這一笑鄧鷄啼可覺着了便說道這件事大約你也曉得了我也無須瞞你我還挨着了一頓生活呢這一頓生活真吃得冤也無伸處可算得是知新老兄賞給我的到如今逢着陰雨天背上還覺得隱隱作痛劍青笑道這一種病我倒有藥可醫祇要到藥舖子裏買三錢龜背煎服就好鄧鷄啼道老兄休得取笑藥舖子裏的龜背是無論如何也醫不好的要末除非是老兄肯犧牲從背上剝下一塊皮

來煎膠那末小弟的這一個病一定可以藥到回春應手而愈了可惜老兄不願意我也說不出這一句話劍青道這種都是廢話不必再談我要問你據說知新自遭了這一個創痛以後不是已經和小脚阿秀斷絕了來往麼爲什麼你却又把伊列了進去呢鄧鷄啼道從前是確實斷絕往來了不過日前聽孟六點說小袁新近又打聽着小脚阿秀的住址和他同去了一趟窺他的意思大有死灰復燃躍躍欲動之意所以也要算伊一個這是第三個還有第四個伍劍青一聽說還有第四箇笑得立起身來說道怎麼說小袁的好朋友有這麼的多麼這個人真荒唐得太不成話了鄧鷄啼笑道你不要慌第四個還算不得數呢我給他算算實實足足有半打之多現在還不過講了一半呢劍青道如此說來他對於女人面上的功夫却着實不錯呢情人有半打之多換一個人能應付得轉麼那末他還有三個是什麼人呢鄧鷄啼正待說下去忽然

電話的鈴聲。噹噹的響了起來。劍青跑去一聽，乃是鄒濟民的口音。祇聽他在那邊說道：「你是劍青兄麼？」我們此刻都在一一新獨等候你一個人了。你快快來罷。劍青看看天氣果然暮色四合，暗想怎麼談得時候也不看看了，就答道：「好好，我立刻就來。但是有一層，你們確都已齊了麼？」等雞啼呢。濟民道：「等雞啼也到了。你快來罷。」劍青道：「你別騙我，等雞啼還在我這裏閒談呢。你如果在電話中學幾聲雞啼，他就來了。」說畢，笑着把電話筒放下，向鄧鷄啼道：「我們就到一一新去罷。於是兩個人就慢慢的走了出來，一路上又提起了小袁的半打情人。鄧鷄啼便道：「還有三個我可以一個一個說給你聽。一個是土娼，叫作阿月，住在聖路橋下伍劍青道：「這個阿月我是曉得的，不過我曉得伊是我的朋友李一誠所做。李一誠和小袁也很好。小袁怎麼會去剪他的邊呢？」鄧鷄啼道：「那我可不明白。又一個是已由土娼進一步爲人家人的了，叫作寧波老四。」

你可曉得麼。劍青道。曉得曉得。但是伊不是已跟了我那遠族伍子容了麼。怎麼也會和小袁發生起關係來。真正奇怪之至。鄧鷄啼道。這一樁事情是很長很長的。等一會再講給你聽。此刻暫且不談。還有一個却完全是人家人叫作合德。皆春。伍劍青道。這合德皆春四個字。不像是一個女人家名字。啊。鄧鷄啼笑道。當然不是女人家的名字。祇因爲這一位好小姐。有一天寫了一張字條給小袁。小袁展開來一看。這字條上就祇歪歪邪邪的合德皆春四個字。也不明白。這四個字是什麼用意。因此大家就都叫伊做合德皆春了。至於伊的真姓。名。這卻我也不曉得。須得去問小袁自己。伍劍青道。那末小袁怎會認識伊的呢。鄧鷄啼道。其中詳細的經過。我也不明白。我所曉得的不過知道伊是小花貓的一個小姊妹。於是就輾轉和小袁認識。并且常常一個人溜到報館裏去尋小袁。大約這種人雖然名義上是一個女人家。人既然和小花貓軋了小姊妹。

又行逕這樣的不拘或者也不是十分靠得住的了。劍青搖搖頭道：小袁有了這六個女朋友，他一個人如何來得及這樣疲於奔命的做下去？我看他那還了得！看來他如果再在報館中做非得要精疲力盡不可了。有機會還是叫他到上海去，好給他斷絕這六處孽緣。鄧雞啼道：我看一看他也非得離開紹興不可了。不過如果到上海去的話，他紹興還弄得這種樣子到了上海花花世界，倘然變本加厲，更說不定呢！這一着你須得注意。伍劍青道：那到又是一個問題。或者有我在那兒，不致於怎麼胡調的？鄧雞啼道：那到也是一個辦法。說着已經到了一新菜館，一跑進去，祇見鄒濟民、搖天亮、小袁、徐南華、張曼迦、統已到了壁角落裏。卻還有一個女人坐着，伍劍青一眼看時，祇當是小玲瓏，又來了，再逼近去看，卻不是她。見伊身上也和小玲瓏一般裝飾，穿了一件映白華絲葛的夾襖兒，外罩着一件元色花緞長馬甲，面孔和小玲瓏也差不多。

卻因爲衣服素淨，更覺得骨肉停匀，丰姿出衆，便悄悄問小袁道：「這一個是誰？」
小袁答道：「這一個是紹興頂出風頭的土娼，叫作小寶。徐南華很賞識伊，今天就是他帶了來的。正在說着，徐南華已跑了過來，說道：『劍青兄，我給你介紹一個人，接着便用手點點小寶。』這一個是越花中後起之秀，叫作小寶的，便是你在上海所見的好女子，必多且賞識。賞識這故鄉風味，惡是不惡，劍青一壁聽他說一壁看。那小寶時祇見伊俯下了頭，用手撫着衣角，脈脈如不勝情偶，然擡起了眼皮，向劍青一望，四目相接，卻又急急的闔了下去，面孔上起着一層薄薄的紅雲，似乎非常羞澀，便舉起了大手指兒，向南華叫了一聲：『好！這纔坐下了身子，說道：『南華兄的法眼無虛，娟娟此豸倒着實是一個尤物，我在上海自己想想，人也見得不少了，但不是矯揉造作，就是蕩逸不羈，要像小寶姑娘這樣的本色，天真可就一個也尋不出來呢！』劍青這樣的說着，徐南華是非。

常得意小寶卻羞得更擡不起頭來伍劍青話匣已開那裏收得住又接着說下去道不過我以謂這種初放蓓蕾的名花必須要保護得力倘然任伊雨打風吹自開自落那末現在果然覺得是嬌豔可賞將來久經風日這一種爛漫的天真或者也會被習俗移換的南華兄既然護花有意對於這一層卻也可不注意徐南華聽說放出他在議場上的本領高聲說道對啊劍青兄這一種話深得我心確是有得之談還待說下去鄒濟民卻插進來道別開會議了酒來菜到大家入席罷於是讓劍青小寶坐了首位入席暢談剛上了翅門簾掀孟六點卻擰了進來嚷道怎麼不等等我濟民道我問小袁說是嫂嫂生產來找了你去的怎麼你又出來了孟六點笑道已經好好的養出來了不出來難道守在家裏做呆鳥劍青道嫂嫂平安生產那末我們可要吃紅蛋了孟六點搖搖頭道是個賠錢貨恕不致送紅蛋衆人聽說都笑了起來當就猜拳

行令大家混鬧了一陣，又鬧到九點多鐘才散。散後徐南華管自邀了張曼迦、伍劍青兩個到小寶家裏坐地，先自走了。這裏剩了孟六點、鄧雞啼、小袁、搖天亮、鄒濟民五個人便就會議進行方針。據着孟六點的意思，還要和他們看戲去，卻是鄒濟民不肯說。嫂嫂雖然平安生養，卻總應該早點回去，才是道理。孟六點待要拘執大家一致附議拒絕參加，孟六點無奈，祇索快快的先自回去。於是他們四個就一道向濟民醫院而來，預備打小麻雀玩。一路上談談說說，非常高興。不到了半途，鄒濟民回轉頭來，一點人頭却不见了。小袁還當他落在後面，再回身去找，一般的不見踪影，便跌足道：「小袁，這個人可惡得很。」他見人多，又獨自溜了走，你們大家猜猜，看他是溜到什麼地方去的。尋着了，和他總算賬。要知小袁一個人溜到什麼地方去的，尋着有沒有，尋見他且看下回。

第十三回

下堂少婦引蝶勾蜂

入海泥牛潛蹤遁影

却說紹興城中有一個酒醉糊塗一天到晚儘自喝酒的朋友這位先生便是上回書中鄧雞啼所說伍劍青的令宗親伍子容伍子容不但嗜酒若命而且還嗜烟貪色在那敗家子必修科程之中全了三樣就祇不過一種賭未曾學成然而就是這三樣也已經是夠足夠了他雖有五六萬繼承的遺產可以盡量揮霍但是他不事生產靠着這一點點產業能容他揮霍幾時呢而且他还有一種惡根性生性粗厲得異乎尋常沒有吃醉酒的時候還好一喫醉了酒便嘴裏七勿搭八的罵人甚而至於拉住了妻子一頓痛打他那繼母教訓無效氣得一病身亡繼母亡故以後妻小也不願再受他的凌辱情願退回娘家和他離婚這一來到便宜了他偌大一家人家可以任他爲所欲爲了搖天亮因爲和他是酒友所以到利他極說得來而且他也以謂祇有搖天亮是他

唯一的知己。於是小袁也就因了搖天亮的拉攏和他認識了。至於伍劍青雖和他是同宗兄弟，却是遠得非常不甚往來的。那小袁與搖天亮既和他認識，便不時常在一淘飲酒看花。也是孽緣有自這時候杭州地方忽然大捉土倡，捉了進去並非罰金就可省釋。一定要關上五天十天才可具保釋放。因此嚇得杭州一羣土娼屁滾尿流紛紛的東躲西藏不敢露面。其中有個叫作寧波老四的自然也容身不得。因此便開了碼頭奔到紹興而來尋到了一家綽號皮條八太娘家中的暫且圖個安身。剛剛到了兩天，那伍子容、搖天亮、小袁三個不知從那裏吃飽了酒，一家一家的去走馬看花。一走走到皮條八太娘那兒。皮條八太娘便施出伊的皮條手腕問伍子容道：「伍大爺，你往常說我們家裏沒有好貨。如今可有一個來了。還是前天才從杭州到的原封不動的專候伍大爺賞光。可要叫出伊來看看。伍子容已經吃得七顛八倒，便說道：『好的。』」

好的你快快的去叫伊出來給我們看一看如果看得好大爺有錢說着從皮夾子中檢出十塊錢一張中國銀行鈔票放在檯上道喏喏祇要人好這十塊錢就是給你們的那皮條八太娘看見鈔票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縫慌忙叫道老四快起來噓這時候老四已經睡着了一聽有生意經上門當然祇得起來見客一見面之後伍子容不認識伊伊却認得伍子容原來伍子容去年到杭州去白相曾經在客棧中叫過伊早有一度之緣伍子容雖然酒人健忘不曾認識伊的腦筋中却有這一個酒醉糊塗漢在着於是便說起前情敘述了許多奔波流離之苦那伍子容祇要心裏對勁什麼事都肯幫人家的忙對於利益交換的女人家尤其是肯熱心從事他一見老四這樣的淒涼婉轉而且又提起了前情便不覺一腔熱血直從腳底冲到頭頂拍拍胸脯道你不
要發愁一切都由我伍子容擔當好了當下老四的衣服不周全就給伊辦了

許多衣服老四覺着寄人籬下的不舒服就把伊接到了家裏去實行金屋藏嬌好在他家裏關了大門祇有他唯我獨尊還怕那一個說話呢於是那流離顛沛的寧波老四到居然一變而成爲伍家的少奶奶了這一番手續之中小袁和搖天亮兩個當然是參贊戎機的要人而且也是從旁贊助的儕相因此寧波老四却非常感激他們兩個他們也便時常上伍子容家裏去吃吃酒講講話好在伍子容倒也很能知足居然有了老四以後不甚出來在家裏享他的豔福可是一個人的老脾氣是總也改變不來的伍子容有了老四以後雖然一時感化了許多幾個月以後可又漸漸的發作了起初還不過是互相詬罵後來便實行武碰着老四飽歷風塵也不是好吃果子伍子容會演全武行伊就會代打出手往往兩個人打了起來你扭我打弄得面孔上一縷縷的都是血痕見朋友時伍子容沒有喫醉酒還是笑嘻嘻地伊却不管一切會把

臉上臂上的傷痕給人家看。告訴伍子容的不好。搖天亮和小袁見了面。也不好說些甚麼。祇得譬喻勸解。叫他們言歸於好。這一種情形也不知鬧了多少回了。總算老四自己還貪圖少奶奶的虛榮。所以不曾趨於破裂。不想那伍子容在這時候忽然又偷偷摸摸一半強迫一半勾引的搭上了新來的小大姐。銀寶有一天被老四無意破獲。於是兩方面又大起干戈。弄到結果。老四情願犧牲這淌來的少奶奶不做絕裾而去。那搖天亮得知這一個消息。慌忙前去作和事。老可是。一方面。是舊人。那似新人。好。一方面。也破釜沈舟。義無反顧。還是白說一番而已。總算這一年多。孽緣就此交割清楚了。那時老四衣服早已煥然一新。手頭也多了幾個錢。便在新民旅社包了一個房間。依舊施展伊招蜂引蝶的本領出來。好預備再擇肥而噬。那小袁搖天亮幾個人。當然是伊的老朋友了。沒有事時就不常到伊那裏前去坐地。好在伊這時已經撤銷了。

朋友之妻的資格也不妨。胡調在搖天亮呢。可沒有這條心。那小袁可就禁不住了。他本來生得積伶的身材。白皙的面孔。頗有小白臉的資格。老四對於這一種人選也着實滿意。於是兩方就都有了意思。所苦是伊那裏進進出出的都是認得的人。實在覺得不好意思。下手二來呢。紹興的旅館不比上海的旅館。可以任野鴛鴦雙宿雙飛。毫無顧忌。紹興的旅館是人人注目的地方。却須得窺伺機會。因這兩重原因。所以就不會實行。這一着棋子。但是其間相差也不過是一微微了。這日小袁和搖天亮伍劍青張曼迦從新春宴吃了中飯出來。回到報館。劍青和曼迦自顧走了。他們倆就打了一回中覺。等到醒來。却不過是四點鐘光景。到一一新去。當然還早。於是小袁發起到新民族社去消磨。這兩個鐘頭搖天亮在未曾喫酒以前。是好比他自己的人。是給別人做。的。祇要別人說什麼。他就是什麼。小袁說到新民族社去。他當然也贊成。於是。

兩個人便到了新民族館一走進去却好老四一個人去那裏啃瓜子消閑沒有什麼旁的人一見小袁就笑嘻嘻的道你們來得正好我剛覺得很慘氣呢小袁道我曉得你慘氣了所以特地來陪陪你搖天亮笑道你如果覺得我們兩個人還不夠給你解慘那末我還可以請幾位天神天將來大大的熱鬧一番老四不明白這話中另有奧妙便道那末你去請了來噓搖天亮搖頭擺尾的道請請是很容易的但是你這裏可有用剩的洋蠟燭頭沒有如果沒有香燭紙馬那可不成功老四道你別打諱有本事去請好了要用香燭紙馬這那是王道士的行徑咧搖天亮還待再說下去小袁却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搖天亮我們去買點花生豆腐干打點老酒喫喫可好搖天亮一聽有酒喫便道好好有了酒那是我天神天將也不去請了省得請了來分吃我的酒這是我不答應的當下老四就去叫茶房打酒并買了幾樣下酒物三個人淺

斟。低。酌。慢。慢。的。吃。着。自。古。道。酒。是。色。媒。人。那。老。四。三。杯。酒。下。肚。可。就。又。露。出。伊。
的。本。相。來。了。卽。笑。着。說。道。小。袁。我。聞。知。你。現。有。兩。個。情。人。一。個。叫。作。黑。美。女。一
個。叫。作。小。花。貓。都。是。生。得。很。好。的。你。幾。時。領。了。我。去。見。識。見。識。小。袁。急。辯。道。你
休。要。聽。別。人。家。的。傳。言。這。兩。個。那。裏。算。得。是。我。的。情。人。不。過。伊。們。一。個。是。開。麵
館。的一。個。是。開。飯。店。我。們。常。常。到。伊。們。那。裏。喫。着。玩。就。和。伊。們。開。开。玩。笑。罷。
了。而。且。你。想。麵。館。饭。店。裏。出。來。的。貨。色。左。不。過。是。灶。下。之。婢。亂。頭。蠶。服。黑。裏。帶。
花。被。烟。火。也。薰。得。黑。黑。辣。黃。了。我。如。何。會。與。伊。們。去。談。情。說。愛。呢。這。都。是。幾。個。
朋。友。在。那。裏。製。造。空。氣。講。講。我。的。壞。話。罷。了。這。番。話。辯。得。老。四。果。然。聽。得。進。
那。搖。天。亮。聽。了。却。大。不。服。氣。正。要。說。話。小。袁。却。把。一。只。脚。去。踢。踢。他。搖。天。亮。看。
了。一。眼。仍。舊。說。道。不。過。話。是。這。樣。說。的。在。你。小。袁。心。目。中。還。是。和。伊。們。存。心。說。
愛。情。或。者。有。意。尋。開。心。這。是。我。們。朋。友。們。所。不。得。而。知。但。是。一。定。要。說。得。如。無。

其事說朋友們造你的謠言這句話我搖天亮聽了却有點聽不進老四笑道對啊你自己要賴着不認朋友們可不賣賬吧小袁一壁又把脚重重踢了搖天亮幾下一壁却又說道其實呢那也怪不得他們說話我們這幾個人差不多天天在那裏飲酒取樂幾個人比較起來形跡自然祇有我特別親密但我也不過行雲流水視之實在並沒有存什麼心這是惟天可表的搖天亮搖了一搖頭道賴是賴得干淨的老實說天老爺如果真肯管這個事情那末洋蠻燭頭可就大值其錢了老四也聽不懂搖天亮說的什麼話卻給他們排解道小袁你也不必賴搖天亮你也不必追我是老早都知道了搖天亮道你知道些甚麼老四笑道我知道他這種事情都是有的老實說惟有這種事瞞不過我一雙眼睛看他面孔並不討厭說話又甜得像蜜糖一樣這兩種就可表示他在女人方面可以得着不少便宜黑美女和小花貓兩個小姑娘那裏會

不上他的當呢。搖天亮道：這樣說起來，那末你可肯上他的當麼？老四仗着三分酒意，半吞半吐的道：我麼？我也肯上他的當。搖天亮聽說，就斟滿了一杯酒，送到小袁面前唱了。一個肥喏道：老兄恭喜，又有一個上當的來了。小袁一面接那搖天亮的一杯酒，一面看那老四時，祇見伊面龐兒吃得紅噴噴的，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含春意似乎有無限深情，待要答搖天亮的話，卻又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祇得遲遲疑疑的道：老兄別取笑，這種話那裏可算得真一壁這樣的說一壁，卻把斟過來的酒一吸而乾。搖天亮收回了杯子，又滿滿斟上了。一杯送到老四口邊，說道：吃個雙杯罷。凡是小袁面上一切拉皮條吃交杯酒管神桌請天神，天將種種事情，向來都是由我搖天亮擔當的，今天益發成全了。我罷，那老四聽說真的，把一杯酒咕都都呷得一乾二淨。搖天亮也不理會，他們自顧自一口氣乾了三杯，仰天大笑道：天下事都有一个數，想不到小袁。

交進了桃花運在兩天之內我卻給他做了兩次證婚人也這句話一說老四微微有些覺着便飛了小袁一眼小袁忙涎皮笑臉的向老四道那末你既肯上我的當什麼時候才許你上我的當呢老四舉起手來撲的向小袁一個耳刮子笑着罵道小鬼頭難不成你就等不及了這時候酒盡肴殘時間也已差不多小袁就不再多說什麼捧了面龐拉着搖天亮道走罷走罷再不去他們要入席了搖天亮身不由主被他拉了出來嘴裏却高唱道伏以天尊地卑闔關定乾坤之位夫扶婦服剛柔協健順之誼一路唱着踉踉蹌跚的上一一新去了因為有這一種情形所以這晚小袁搖天亮鄧濟民鄧雞啼席散出來回到濟民醫院打小麻雀去半路之上忽然不見了小袁鄧濟民說要找着他總算賬那搖天亮就拍拍胸脯道我曉得他溜的地方你們跟我尋去當下三個人都便回轉身上新民旅館來一到了老四所住的房間祇見門簾垂着裏邊有人

講話的聲音。鄧雞啼便說道：捉着了，捉着了！說着一舉腳就闖了進去。不想定睛一看，却是一呆。原來房間中並沒有小袁坐着。和老四談話的乃是一個熟人，叫做平大炎。也是向來在外面溜溜的。他一見鄧雞啼等進來，嘴裏嚷着：捉着了，還當是捉他。就說道：你們到來得湊巧！我也正是前腳跨進呢。鄧雞啼不好說，是捉錯了人？祇得說道：我曉得你要到這裏來，所以來捉捉看。不想果然捉着了。於是便坐下來。大家隨便談談。鄒濟民因捉小袁要緊，不願意多所勾留。坐了一刻，就起身催促搖天亮和鄧雞啼走。他們一走，平大炎也坐不住了。本來他來也抱着一種目的，然而遇見了他們三個，不免有些不好意思，當就推說有事，一同走了出來。到了街上，各自分別。這裏三個人見平大炎走了，不由捧腹大笑。說這一個花田巧錯，錯得利害。幸而是熟識的人，否則豈不是難乎？爲情鄒濟民道：那到也不打緊。大不了賠個罪。就是現在我們所要緊研究的。

這小袁他到底望那兒去呢。他今天並不十分吃醉酒。神智很清楚。他一定另外有一種密約在那裏。所以連我們幾個天天在一道的朋友也會放起生來。一個人管自溜了走。如果我們不把他捉住那末將來他益發要橫行無忌了。據我的意思今天就是尋到天亮也要把他尋了來。搖天亮道我到又有一個地方在這裏了。他一定是上那邊去的。鄧鷄啼道你不要嘴說得響。方才新民旅館中你也說是有把握的。到了頭來却捉錯了一個人。如今你說的地方我可不信任了。據我的意思他或者和孟六點預約着。孟六點並不回去。在什麼地方等他。他就尋了去。咧鄒濟民道也不見得孟六點臨走的時候我看他的神情並不像和小袁有預約。而且小袁也力勸他回去。更不像是朋比爲奸。我的猜想小花貓黑美女二處他一個人不見得會去。要末到聖路橋下阿月那裏去了。李一誠的靴統業已被他割着他或者再去嘗嘗甜頭也說不定。搖天

亮道也不對我所曉得阿月那邊小袁雖然操過刀却就斷絕了。因爲李一誠一走阿月好比失了一個鈔票夾却想在小袁身上翻本婪索無厭誅求不絕小袁怎肯多化錢便往往避着不見面你想這種情形他那裏會去獨溜呢所以依據我從事實上所參證得來的見解第一步他是在新民族館裏現在新民族館中不在第二步他一定在花家飯店就是人不在可以再看小花貓的不在做決斷接着又把他這一晚小袁所做的事傾箱倒篋的都講了出來以作質證鄧鷄啼鄒濟民聽着俱噴噴稱奇道小袁這個人那還了得麼當就依了搖天亮的話同到花家飯店進去一看祇見冷清清的沒有什麼客人那小花貓却同着伊妹子抹骨牌玩見了搖天亮等進來似乎面孔有些發紅就立起身說道請坐請坐我去燙了酒來搖天亮道不不我們不吃酒我祇問你小袁少爺今晚上這兒來沒有啊搖天亮眉頭一縐向鄒濟民

鄧鷄啼道。那末他上那兒去了呢。三個人便又退了出來。公同商議辦法。決定實行清鄉。到報館黑美女家以及其他小袁常去的地方一處一處的去挨戶搜索。但是一去查問不是說沒有來過就是說好久沒有來了。連那孟六點家裏也去詢問却孟六點好好在家裏也確實沒有通同作弊。這一尋總算尋了三個多鐘頭結果仍是泥牛入海。縱跡全無。祇落得六只脚白跑了許多冤枉路。回到大街上大家立着嘆氣。却是鄒濟民道。搖天亮要捉小袁還是要你出力。搖天亮道。我是有力無處使了。兩處確定定有九分把握的地點。還沒有再說點什麼呢。鄒濟民道。那麼你可以去請天神。天將來捉他。啊。請了天神。天將來。他總不至於再有什麼地方可逃了。那不是你唯一的本領麼。說得搖天亮。鄧鷄啼都笑了起來。正在笑時忽然一個人彳亍而來。一見他們三個立住。問道。你們在這裏做甚。原來乃是伍劍青從小寶處出來。回家裏去。三個人一

見彷彿請到了天神。天將一般慌忙把小袁失蹤和一切經過的情況各就所知一一告訴了劍青。劍青聽着低了頭，把來縱去影細細思索了一番，拍手道：在這裏了。你們跟我同去看我這天神的本領如何。要知劍青這一去可曾捉着小袁，且看下回。

第十四回

迷離撲朔壁竇洩春光

放誕風流河干驚艷侶

却說鄒濟民搖天亮。鄧雞啼三個因尋找小袁不着，正在大街上立着發呆。忽然伍劍青從天而降，慌忙各把所知的告訴了他。伍劍青思索了一會，猛覺得有一線光明，就說道：有了你們快同了我去。三個人都有路可鑽，也不知道劍青有沒有確實的把握，便一鬨說道：好好我們看你的。於是就由劍青領路。三個人在後跟着一走，却仍舊走到了新民旅館。鄧雞啼嚷道：那不是我們已經來過？捉錯了一個平大炎的麼？恐怕不見得罷。鄒濟民道：那也不是或者剛

才。他。沒。有。到。此。刻。却。到。了。也。說。不。定。二。人。這。麼。說。着。搖。天。亮。却。拍。手。道。劍。青。這。
一。個。見。解。不。錯。據。我。的。推。測。也。是。如。此。小。袁。別。的。方。都。找。到。沒。有。他。一。定。躲。
在。這。兒。不。會。望。別。處。去。的。一。邊。說。一。邊。已。到。了。老。四。住。的。房。間。却。見。房。門。深。閉。
寂。無。人。聲。伍。劍。青。立。住。了。半。响。呼。茶。房。問。道。老。四。呢。伊。望。那。裏。去。了。茶。房。看。
一。看。見。不。是。沒。有。來。歷。的。人。就。答。道。老。四是。看。戲。去。了。劍。青。一。聽。此。言。心。中。大。
疑。便。道。怎。麼。剛。才。十。點。鐘。的。時。候。我。們。來。伊。並。沒。有。說。起。一。會。兒。却。又。去。看。戲。
了。呢。而。且。此。刻。已。經。一。點。多。鐘。戲。館。早。已。散。了。伊。什。麼。還。沒。有。回。來。茶。房。道。那。
是。我。們。也。不。曉。得。不。過。伊。臨。行。之。時。關。照。我。們。說。是。看。戲。去。的。究竟。是。不。是。看。
戲。和。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我。們。統。不。曉。得。劍。青。道。那。末。伊。總。也。差。不。多。是。回。
來。的。時。候。了。你。可。給。我。們。開。一。開。門。讓。我。們。等。伊。一。會。兒。茶。房。趨。着。道。伊。本。
人。沒。有。在。此。我。們。棧。房。裏。怕。沒。有。這。一。個。規。矩。劍。青。笑。道。笑。話。啦。你。可。認。識。我。

們是什麼人。難道我們常常在外邊走走的人。你統不認得了麼。況且本來是和老四約定了到此刻來的。不開了房間等。難道叫我們在甬道等。你祇管放心。如果老四回來有什麼話。儘管找我們算賬。就是了。茶房沒有法。想便去携了鑰匙來開門。劍青却悄悄的向鄒濟民道。你們先進去。如果沒有人。那末你們就不妨在裏面高聲講話。我等一會兒自會進來。鄒濟民領首稱是。等茶房開了門就一鬪而進。一看裏面却床鋪被褥安置得端端正正。並沒有半個人影。當就坐了下來。大家談論。鄧雞啼先說道。伍劍青他也要步我們的後塵。做一個失敗者了。鄒濟民道。他葫蘆裏還有一半藥。不曾賣。看他賣出來了。說他却還來得及。搖天亮搖頭道。我總認爲這老四是個最大的嫌疑犯。小袁走了進來。笑着道。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鄒濟民道。來了好一會了。尋你的寶的。失蹤多少。總和伊有關係。正在說時。門簾一掀。那寧波老四却娘娘婷婷的走了進來。

貝尋不着叫茶房開門還受他的鳥氣老四道此地的茶房就是這一點陌生和熟識統統不賣賬往往有幾個客人同他吵了起來但是我又不好過于說他說得重些那末他就說失了東西什麼人認賬搖天亮道失了東西到還不打緊我們却失落了一個人了老四笑道搖天亮專會打譁怎麼好好的人也會失落的呢搖天亮一本正經的道誰和你打譁失落了人難道也好打譁的而且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你願意上他當的小袁啊老四道喎他不是拉着你同去的麼怎麼你看一個人也看不牢竟會讓他跑失的呢搖天亮道因為看不牢跑失了所以我們前來問你不曉得你有沒有看見他老四把頭搖得像骨鑿兒一般道沒有沒有你們走後我就上戲館看戲去了一直看到戲館散在聚豐園吃了點心才回來還待說下去時伍劍青却一脚跨了進來說道天下奇奇怪怪的事真多戲館和聚豐園今天都搬了場啦老四一見忙道這

是劍青少爺。啊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劍青道。回來得還沒有幾天。一來望望你。二來送送饅頭糕。老四道。送什麼饅頭糕。劍青道。戲館和聚豐園搬場怎麼不送饅頭糕。老四道。咦。奇了。今天都碰着奇事了。搖天亮說。失落了人。劍青少爺又說。戲館搬場我剛正還在戲館裏看戲。好好兒何嘗搬場。劍青笑道。這話並沒有什麼奇怪。你既說戲館和聚豐園沒有搬場。那末爲什麼看戲看到十四號房間裏去吃點心也吃到十四號房間裏去呢。而且齊巧不巧我們失落了的人也會在十四號房間裏呢。幾句話一說。說得老四回不來嘴。那鄧濟民搖天亮鄧雞啼三個却一齊跳了起來。說道。怎麼小袁有着落了麼。快去找了他來。和他算賬。於是鄧濟民和鄧雞啼便出去找小袁。這裏搖天亮却和老四道。老四。你把我們失落的小袁藏了去。別人面前還可以說假話。在我搖天亮證婚人面前怎麼也說起假話來呢。老四見機關已破遁飾不得。祇得老着面皮。

說道。並不是我要瞞你。這乃是暫時的一種秘密。不能夠不說幾句假話。搪塞。你休要生氣。搖天亮道。誰爲了這種臭事來。生氣不過。多跑了不知多少的路。這却須得問你賠償。老四道。那個自然。你跑酸了我給你搥。就是了。搖天亮道。那到也不必。我且問你。那末方才我們來碰着平大炎的時候。他可在那兒呢。老四點頭道。他比平大炎還要來得早。曉得人來來往往的不便。當所以才另外開了一個房間。并且也知道你們一定要來尋的。搖天亮再要問時。那鄧雞啼鄒濟民兩個前呼後摶。如解囚犯一般。押着小袁進來了。小袁笑嘻嘻的形容。自若。說道。你們何必如此。故意與人家爲難。大家是老朋友。我溜走了。你們當做不看見。就是了一定要尋來尋去傷人家的陰隲。這真真是那裏說起。搖天亮跳了起來。道。照你說來。那末我們還要給你謝罪呢。小袁道。自然。囉破人好事。罪該入十八層地獄。鄒濟民道。你不必強辭奪理。現在劍青兄在。

此我們就請他公判到底還是你的不是還是我們的不是小袁並不曾曉得這乃是伍劍青破的案又因劍青坐在壁角落裏跑進來也不會見他心目中以謂他是同徐南華去的不致於在場所以才胡亂的在那裏說着玩如今聽說是劍青在着回過頭去果然看見他坐在一隅便不覺面孔紅了起來說道怎麼你也會到這裏來呢劍青笑着道也是一時高興着所以跑過來看看這位臨時嫂嫂小袁聽說倒抽了一口冷氣搖天亮却笑道實告訴你罷這是。我請來的天神天將實在因為你躲得嚴密非凡上窮碧落下黃泉二處茫茫皆不見所以非請了他這托搭李天王下凡來不可了不想捉雖然捉着他却是你媳婦兒的表叔叔大家認了親這一筆賬可又算不清了罷罷罷叫你媳婦兒去見姻親罷說着推那老四道你好好的去見一見這位表叔叔饅頭糕雖然不送了見面錢總要賞賜一些的劍青道好啦好啦別煩了時間不早

我却得回去了。鄧雞啼道：且慢，我要問你一句話。你怎麼曉得小袁一定在此地？而且在那十四號房間，劍青笑道：這也是一種偵探手段。我把你們告訴我的情形一查核，覺得其餘的地方都沒有問題。惟有這新民旅館，嫌疑再重，所以便直奔到此地來。一到之後，一見房門鎖着，不像有人，我便決定他們必定另外開了房間，這裏房間留着不過，姑作疑陣。所以你們三個人進來，我却獨自留在外面，縮在暗處，窺察茶房的舉動。果不其然，那茶房開門以後，就到十四號去報告給他們聽了。我這時便隨在他身後，在板壁縫裏張望，聽他告訴老四老四，着了衣服出來，我都看得明明白白，聽得詳詳細細了。是以伊一進來，我也就跟進來啦。鄧雞啼笑道：看不出你到上海去了一趟，到又學得福爾摩斯的本領回來了。搖天亮道：這是天神，不是福爾摩斯！你休得纏錯，鄒濟民道：你們不必福爾摩斯和天神的亂纏，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如今有一個先

決問題。小袁還是捉了他去呢，還是仍由他在這兒。鄧雞啼說：這個須問福爾摩斯先生。劍青笑笑不語，搖天亮道：饒了他罷？他也是一番心血，好容易有這成績，我們捉了他出來，他已經恨得牙癢癢地，如果再捉了他回去，那麼太不近人情了。就是給老四想想，也未免忒覺辣手。鄒濟民道：這麼說，却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小袁明明同我們打牌去的，却不告而走，使我們跑了三個多鐘頭，這筆賬總也得算一算。搖天亮笑道：如果要和小袁算賬，小袁的賬實在也太多了。恐怕就是算三年五載，也算不盡。許多我們就把這一筆賬入在萬年青罷。他們做他們的工作，我們管自搖我們的天亮去，說着四個人就一道下樓。總算老四和小袁自覺過意不去，直送到扶梯口，方回回房以後，少不得再整着了一封信，一認筆跡，乃是劍青所書，忙拆開來看道：「知新兄鑒此番回紹，鴛衾重溫，舊夢不必細表。次日早上，小袁一覺醒來，跑回報館裏去見案上放着了一封信，一認筆跡，乃是劍青所書，忙拆開來看道：」

偶與曼迦孝頡兩兄閒談，知兄近頗致力於荒唐事業。證以昨日見聞兩事，則兄數日以來且突飛孟晉，竟大有所作爲矣。然荒唐者可爲而不可迷，知進而當知止。若沈溺不悟，則不獨於金錢事業兩有毀損，即一身名譽亦日繫之於斯。吾兄明哲過人，奈何竟不知所返乎？弟無狀，亦嘗醇酒，婦人藉以自娛，惟自信定力較深，反省亦速。吾兄於此兩點似亦不可不加注意也。愚魯之言，率以上陳，尙乞加以三思。切勿視爲具文，則幸甚。禱甚。弟劍青啓。一小袁看完了信，默默無言，祇自把一張信紙在手裏團那張。曼迦這時可坐在對面偷眼看他，一見他這種情形，不覺好笑。想這一封信或者也許有點效力罷，原來伍劍青寫這封信乃是預先和曼迦商量好的。他作晚和曼迦南華一道到小寶那裏去談談，講講漸漸說到了小袁身上。曼迦便道：「劍青，小袁這個人，你須得勸勸他。他近來實在太荒唐，我雖然不甚同他在一起走，而且他做的事也瞞我的。」

多可是我耳朵中却聽得不少了。今天不是搖天亮說什麼燭不燭賠償不賠麼其中諒來又是小袁的一筆荒唐賬雖然不曾明白告訴在閒談中卻可聽了出來這種事情論理是他糟蹋自己的金錢糟蹋自己的身體用不着旁人去多說但是論情我們做朋友的不能不警告警告他我是話也說過幾次了他卻總當作是耳邊風你利他是至親你不妨也同他講講劍青道方才鄧孝頡也和我說說小袁的情人有六個之多一天到晚昏天黑地叫我也勸勸他但是我同他當面却不好說因為我素來的行為也不能算得是正正經經已之不正如何却去規人呢曼迦道這不是這樣講荒唐的事情什麼人沒有不過總有一個輕重像他那種行為可就太過了份否則我們又何必多說呢劍青道那末明天早上或者先寫一封給他看他的情形再作計較曼迦道那到也是一個辦法不過還有一層小袁這人最好是另外找點事情給他

做。做。報館裏實在太空了一天到晚在外喫着白相怎樣不會荒唐起來呢。而且像搖天亮鄧鷄啼等幾個人人是都很好的就是會鬧白相小袁跟着他青道話是不錯不過一個人也須得自己做為什麼他一個人會有六個情人別人家却沒有六個情人呢曼迦道他這六個情人第一個當然是黑美女了次之花家飯店的小花貓或者也是一個其餘四個却是誰呢劍青道一個是聖路橋下的阿月那是李一誠所做他剪邊剪來的還有三個一時却記不起名字來而且有一個的名字還很奇怪的共有四個字叫作什麼日德月德曼迦道日德月德是曆本上面的吉星那裏會有這種名字啊我想起來了是不是叫作合德皆春劍青點點頭道對的對的是這個名字可不知這四個字是什麼講究你可曉得沒有曼迦道說起這個人那可又是一件故事而且我還

在場目覩做過討厭人如今我可以講給你聽這個人伊乃是一個小家碧玉住在大木橋下也不曉得小袁從那裏認識了伊會癡心顛倒的常常到報館裏看小袁但是伊又不是明公正氣的看來的時候總帶了一個小孩子在門外看白相不進來我看見了幾回就覺得有點疑心後來一問工役纔知伊乃是看小袁先生來的而且有一天竟寫了一張條子給小袁小袁一看乃是合德皆春四個字不明白伊是什麼用意去問問伊伊又不肯說大家就把這件事當笑話講說是一件奇聞其實據我的猜想這四個字左右不過是嚶鳴求偶的意思這種小姑娘兒字不認得幾個却把他寫來當情書用了然而小袁嘴裏雖說不明白這四個字解釋其實心裏或許比伊還要明白得多假去問伊也不過要逼住伊說的一種手段至於伊後來究竟有沒有說明那末別人可統沒有了有一日上午我到報館裏去又見伊在門口了我也不理

會接着就見小袁悄悄的溜了出去好一會兒才進來面孔上喜洋洋的很有得色我心裏暗想這種鬼鬼祟祟的舉動莫非事實上已經有了進步麼那我到要留心看看他們看他們做出什麼巴戲來心裏這樣的想面子卻當作一無所知依舊做我的事情到了喫過中飯以後看小袁又忙碌起來了揩了一把面擦上了許多雪花膏又換了一副行頭風姿翩翩活像是到人家吃喜酒去却跑到我那裏問我要了五塊錢我問他作什麼用他說要去買一點東西他這樣說我當然祇好給他這時我事情業已做完也是要走的時候了便想他終不久就要出來我先走一步到小校場口等他去跑到了小校場口我就潛躲在倉橋下等他果不其然一會兒他就出來了神氣自若的過了倉橋於是我也上橋跟在他後面一跟兩跟一直跟出了偏門路上他絲毫不會覺着而且竟不曾回過頭來我卻暗想他出了偏門到什麼地方去的呢別要他今

天委實沒有別的事。那不是我就瞎跟了一趟麼？不不他決計必有所爲。如果沒有別的，那末又何必換衣裳呢？又何必向我要五塊錢呢？又何必推說買東西呢？這其中必有蹊蹺。好在大約就可明白的。正在想時，果然一出了偏門。他就脚步慢下來了。逢到了有河埠的地方，而且必定停住了脚步，看一看面孔上也似乎現着急容。我就曉得，揭曉之點立刻就在眼前。咧如此直跟到了龍舌嘴祇見河埠上停着了一只大船。他先向船中一望，就跳下了船去。接着便吩咐開船。我在岸上望着，隱約見船艙中有一個女人，在着料定這一定是合德。皆春無疑了。倘若任他開去，這還了得！一橫心，便叫了一聲道：慢着，慢着，還有我呢！難道就把我放生在這裏了麼？說着也就一脚跨了下去。小袁把頭探出來一看，一見是我，祇羞得面孔紅裏翻白，白裏轉紅，半嚮開不出口來。要知這船開到什麼地方去，和後來如何解決，且看下回。

第五回

陌上花開離筵魄蕩

河東獅吼外室心驚

却說張曼迦和那伍劍青講那合德皆春的故事說到小袁在龍舌嘴跳下了大船吩咐船夫開駛。張曼迦叫聲且慢也就一脚跨了下去。小袁探頭一看見秘密洩露祇羞得面孔紅裏翻白白裏轉紅在這緊要關頭正好比是晴天霹靂不說講者津津樂道就是聽者也覺得急轉直下大有可觀於是伍劍青便忍不住問道那末這船中當然是那個合德皆春了可是這船他是預備開到那裏去你像那飛將軍從天而降冲散了他們一對野鴛鴦後來又怎麼樣結果呢張曼迦笑道你聽我講噓這時候我既然跨進了船艙那小袁一面孔羞慚懊喪之色對我自然是十二分的不樂意但是我也不能管他先跑到了後艙把艙簾一掀把伏在艙後的合德皆春一把拉了出來說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又何必藏躲在裏面呢那合德皆春還待掙扎吃我用力一提早像捉小

鷄般的捉到了外面。祇見伊面上漲紅得豬肝似的，沒命的祇把頭向後面別轉去。我暗暗喊聲可憐，就不再捉弄伊。向小袁道：我這一來可來得奇怪麼？覺得討厭麼？這時小袁羞恥之心漸退，便答道：你不是已經出去了的麼？爲什麼却又鬼鬼祟祟的會得到此間來呢？我笑道：我早知道你要到此間來，所以施展着費長房縮地之術，先來等你。果不其然，你會得搖搖擺擺喜氣洋洋來赴那幽期密約。說到這裏，小袁却正色道：你不要信口誣蔑好人，我們並不是什麼桑間濮上之行。乃是上姜家湊看戲去的。我聽了這話，哈哈大笑道：你別當我是三歲孩子，這一種行逕，還不是沒有桑間濮上之行麼？爲什麼看戲去要偷偷摸摸的把船歇在龍舌嘴？等你爲什麼看戲去？開了隻大船，不多約幾個人，却祇一把乾柴，一團烈火，爲什麼高高興興的下船？一見了我，却失神張智的面孔上紅裏翻白，白裏翻紅？小袁被我這三段式的一詰責，詰責得回答。

不出什麼祇得道那末你說是桑間濮上就算是桑間濮上好了我的理由又辯不過你說了你也不相信橫豎牆頭上刷粉一樣是白說我道你既然這樣說那也就罷了而且我還須向你們倆道歉不經你們倆的邀請不經你們倆的同意却胡亂跑了來驚破你們的好事這種種實在是很罪過的小袁長吁了一聲道算啦算啦世界上祇有你是有理性這一句怨望之言我自己想想確也使他難堪亦惟有笑笑而已當就在姜家瀆看了一會戲那合德皆春因爲有了我在船裏自然種種都覺不方便還沒有夜就推說身體不舒服先雇了一只小船回去了我本來不願意看這種戲的伊一走也便催小袁同回來了從此以後小袁看見我更避得我利害至於合德皆春究竟後來有沒有上過手這一層我也不敢臆斷不過在報館外面總於沒有見過伊或者伊也有了戒心不敢再來了張曼迦講完了這一段話接着又加着結論道所以你這

番回來。非得勸勸他不可。怎樣的勸法？你自己去斟酌罷。伍劍青道：那末我決定先寫一封信，就是於是兩個人就辭別了。徐南華出來，分道回家。伍劍青正走到大街上，偏又遇着了鄒濟民一班人尋找小袁，不着便一同去尋。總算靠了劍青的偵察力，居然尋獲。可是他卻因此又得了小袁的兩種新事實，覺得這封信更刻不容緩，所以回去以後就當夜寫好了這封信，關照僕人於次早送了來。這是前言表過不題。且說伍劍青這一番是爲了他祖母的安葬問題，而回却一連幾日多銷磨在飲食遊樂的漩渦裏。據他的心想，很想就此謝絕，不往無如這幾個人又多是向來極要好的朋友，既經吃了這一個難道好意思拒絕了那一箇祇好不分彼此一律應酬應酬了之後，重事荒唐，幸這幾個人中鄒濟民因身爲齊人，新近被妻小發覺，一時失了身體的自由。孟六點因新養女兒，晚上也不好過，遲回小袁，因接到了劍青的信，自己想想，忒

也過於說不過去。便勉力收束住了。意馬心猿不肯再像從前的胡調。這三位巨頭既然有了這種種原因。力自檢束那末當然一時也就安靜了許多。所以這幾天伍劍青除了應時赴宴之外。到漸可以分出點時間。辦辦自己的私事。難得向荒唐中討生活啦。時光容易轉瞬。葬期已屆。諸位好友少不得都來叩奠。執拂無容細講。葬期過後。劍青因急於要回上海就特地假座商報館設席招宴。回請張曼迦等幾個人。並且預先說明。要他們各帶一位女性的朋友。爽爽快快的樂他半夜天。這幾位荒唐的寶貝聽說自然高興。就都出奇制勝的去尋覓就是一時沒有人的。因為要擰面子。少不得也胡亂拉一個來湊數。所以到了這一晚。各携所歡。紛紛而集。花團錦簇。熱鬧萬分。真是蕩魄銷魂。算得無雙盛會。那小袁所帶的是寧波老四徐南華所帶的自然是小寶了。鄧鷄啼所帶的是小阿鳳。鄒濟民所帶的是月蘭。伊乃是新從杭州來的。住在花國世。

家王桂英那裏濟民昨晚和搖天亮去胡調利伊說得很投機今天就把伊帶來了孟六點所帶的是小玲瓏老七這乃是他特別道地藉以見得他可以厭倒一切與衆不同不過先聲明九點鐘要上妝須得走的搖天亮雖在外面每晚須搖到天亮才回去然而他却沒什麼要好的人總算難爲了他兩條腿居然去找了一個活觀音來勉強算是他的劍青自己是他從前一個老朋友叫作秋霞也是紹興一個有名的人物七個人都已成對惟有那張曼迦却是單鎗匹馬身後蕭條劍青便問他道你的人呢張曼迦笑着說道我沒有人我的人都死光了劍青不答應道人人都有你怎麼可以沒有那阿二阿三呢快去叫了伊們來原來這阿二阿三乃是姊妹之花本來也是越中世族怎那伊們的老頭子不掙氣喫着嫖賭無所不全把祖遺的一點產業送得精打而光而且夫妻倆還吃上了鴉片烟一天非得有一兩川雲不得過門試想在這一

種情形之下叫他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籃的鴉片鬼如何支持得過去沒有法。想祇好把膝下兩顆掌上明珠圖個養老之計，先去招集了一班賭徒在他家裏賭博，接着就命兩個女兒濃裝艷服，故意在旁邊做針線度眼風果不其然，這兩塊天鵝肉掛了出來，以後引得那一班賭徒個個饑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就此不招自會聚集一聚集了便又卜晝卜夜的不肯休歇，無論能不能够上手，祇要看看也是好的。這一來那頭錢上所得白飯也有了黑飯，也有了。於是夫妻倆便眉花眼笑的，恃此爲一條生活的捷徑，也不思量另作別圖了。可是這兩株搖錢之樹和他們那班賭徒一天到晚眉來眼去，譙浪笑傲，在這種環境之中，那裏還能够保全伊們女子應守的貞操？而且就是伊們想保全這一班座上之客，也容伊們不得。這當兒可就有個紈袴子弟，依着一半兒面貌，一半兒金錢用着，全力居然如願以償，捷足先登，這好比是拍賣行。

中競賣不已。結果卻歸了出高價者所得。但是在沒有拍出以前自然是大家都想買這種貨色。留戀着不肯走。等到拍出了以後誰又肯再來化冤枉錢呢？所以這阿二阿三護花雖已有主。這賭場的生意却竟大不如前。幸而有了這兩個紈褲子弟一樣的可以搆出錢來供給伊們全家的黑白飯倒還不能算是得不償失。後來那阿二的一個護花鈴忽然被家庭中禁錮着不許出來了。那時張曼迦曾同了朋友到過伊們的家裏。一見阿三驚爲絕豔。頗有染鼎一巒之意。無如卻未能落手。如今一聽得這個消息。想雖非阿三而阿二也未嘗不可人意。何妨就取而有之。再爲得寵望蜀之望呢。於是這阿二就歸爲張曼迦。所有了伍劍青在紹興時曾經同他去過。所以知道他有這一個結合。而在席面上要他去叫了來。不曉得張曼迦在幾個月前正爲了這一件事被他夫人擾鬧得家宅不安。那張夫人原是個女學生。自從嫁了張曼迦以後。治理家

務。井。井。有。條。曼。迦。着。實。敬。而。愛。之。可。就。是。有。一。件。不。好。吃。醋。心。重。得。利。害。非。凡。
委。實。那。曼。迦。偷。食。貓。兒。的。脾。氣。人。人。曉。得。張。夫。人。有。切。膚。之。痛。當。然。不。能。不。更。
嚴。加。防。範。了。巨。耐。防。範。無。論。如。何。嚴。密。那。曼。迦。卻。總。於。刮。上。了。阿。二。一。般。營。他。
竊。玉。偷。香。的。生。涯。好。在。男。人。家。白。天。出。去。有。事。女。人。家。無。論。如。何。不。能。够。禁。止。
他。儘。可。從。從。容。容。的。前。去。談。笑。爲。歡。差。不。多。一。年。有。另。張。夫。人。竟。絲。毫。不。曾。覺。
察。着。也。是。合。當。破。露。這。一。天。張。夫。人。出。來。買。物。跑。到。洋。貨。店。裏。的。收。賬。先。生。遞。了。一。張。賬。單。給。伊。道。張。
巾。家。用。之。物。正。要。出。來。忽。然。洋。貨。店。裏。的。收。賬。先。生。遞。了。一。張。賬。單。給。伊。道。張。
太。太。這。是。府。上。的。賬。單。剛。正。想。送。給。張。夫。人。齊。巧。不。巧。太。太。到。小。店。裏。來。了。就。
請。帶。了。去。罷。張。夫。人。接。了。賬。單。放。在。手。提。夾。裏。回。到。家。中。取。出。來。一。看。祇。見。這。
一。節。竟。取。了。不。少。的。東。西。而。且。有。一。大。半。是。絲。襪。香。水。之。類。心。想。曼。迦。不。穿。絲。
襪。這。許。多。女。人。的。用。品。是。什。麼。時。候。買。的。呢。這。其。中。大。有。蹊。蹺。非。得。密。查。不。可。

當下並不聲張。卻暗暗去叫了報館裏的茶房阿寶來。問道：「你可曉得張先生這幾個月來外面有沒有相與的女人？」阿寶答道：「沒有。」啊！張太太道：「你不要瞞我。我現在已經查仔細了。而且你是統統明白的。張先生常常叫你送東西去。你快說給我聽。如果不說，我就敲斷你的狗腿！」阿寶道：「太太，阿寶確實沒有曉得。如果曉得了，怎敢瞞了太太不說？」而且老爺如果有這種事情，我們做茶房的也那裏會知道？張夫人想：「阿寶決計多少有點曉得。便取了五塊錢，一張鈔票，放在檯上。道：『你快說出來。我這張鈔票就賞給你。如果將來查實了，我還可以再賞你一張。』」偷然被老爺曉得要回頭。你你就找我說話。一切由我擔當。阿寶既有鈔票進賬，又有牌頭可靠，心想這個爛污倒不妨拆拆了。便說道：「阿寶，曉是曉得一些。但是也不甚詳細。不過告訴了太太以後，將來如果老爺責罵起來，那是我要尋着太太的呢。」張夫人笑道：「那個自然。你祇管尋我好了。阿寶，

當。想。了一。想。道。那。個。時。候。還。是。在。兩。月。以。前。老。爺。忽。然。寫。了。一。張。條。子。又。拿。出。來。二。十。塊。錢。叫。我。送。到。淨。瓶。庵。前。一。家。姓。黃。的。家。裏。去。并。叫。我。關。照。說。因。爲。急。於。要。上。杭。州。去。自。己。人。不。能。來。了。我。一。尋。找。到。黃。家。卻。祇。見。有。兩。個。女。子。年。紀。都。祇。有。二。十。多。歲。妖。嬈。得。非。凡。一。問。我。是。老。爺。叫。我。送。錢。去。的。便。待。我。十。分。客。氣。還。打。發。我。四。隻。小。角。子。力。錢。并。問。我。老。爺。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說。這。到。沒。有。吩。咐。伊。們。就。說。那。末。他。回。來。了。你。關。照。他。就。要。來。的。別。窩。在。家。裏。不。出。來。了。我。一。聽。口。氣。路。道。不。對。但。是。我。也。不。敢。說。一。直。放。到。如。今。了。我。所。曉。得。的。便。是。這。一。點。點。張。夫。人。聽。說。就。把。一。張。鈔。票。遞。給。阿。寶。說。道。好。這。張。鈔。票。賞。給。你。你。今。天。就。領。了。我。去。阿。寶。聽。說。一。愕。鈔。票。也。放。在。手。中。發。抖。了。忙。道。那。是。被。老。爺。得。知。以。後。我。這。一。個。飯。碗。準。敲。碎。了。太。太。你。饒。饒。我。罷。張。夫。人。道。呆。鳥。我。又。不。要。你。領。進。去。你。祇。要。領。我。到。門。口。我。自。己。會。進。去。說。話。你。祇。管。走。你。的。路。就。是。

了。誰曉得是你說的阿寶沒法祇得領了伊走到了淨瓶庵前。阿寶指點明白。了門口管自滑脚這裏張夫人就一個人闖了進去。詢問卻巧阿二正在堂前坐着挑枕頭花。一見一個女人進來打扮得很時髦就直着眼睛打量張夫人。却開口問道這裏可是姓黃的。阿二道不錯此地是姓黃張夫人道那末有一個張曼迦你可曉得阿二一聽詢問張曼迦不覺一呆忙定了一定神答道我們不曉得這一個人張夫人哼了一聲道不曉得麼說着挺身上了堂階放眼看向堂前四周圍骨碌碌的轉了一轉一見東面檻子上放着一架留聲機認得是伊家之物。張曼迦推說有人借不想卻借到此地來了還恐認錯又迫緊幾步細細一看見角上露着損壞的痕跡乃是伊自己失手撞破的就接着又冷笑了。一聲道這架留聲機到會說話的他明明和我說張曼迦是你們認識的啊阿二一聽知已證據確鑿無可遁飾便也不願否認當就說道不錯是認識。

的。不曉得你找他有什麼事。不過他不是常來的一個月難得來一趟。你有事找他還是到他家裏去找。張夫人一聽此語笑道：「你可曉得我是誰？」阿二道：「不說我怎麼曉得？」張夫人坐了下來道：「我就是他的女人。這一句話早在阿二意中便不慌不忙的道：「啊原來是張家嫂嫂到了。請坐請坐說着就倒了一杯茶送在張夫人面前。」道：「張家嫂嫂請用茶。」張先生好久沒有來了，不曉得張家嫂嫂尋他作甚。張夫人見伊這樣的客氣，倒不好用什麼野蠻手段祇得說道：「請問你是什麼人？」這一句話阿二可不好回答。幸而伊的娘在裏邊聽得放了煙鎗出來就替伊答道：「這是我第二個女兒。」不曉得張家嫂嫂有什麼見教。張夫人看了一眼，知這老虔婆也是一個狐狸精，便開門見山單刀直人的道：「我這一會來因為聽說我們張先生和你們二小姐很好，所以一來是拜望拜望。二來我還要忠告你們一聲，我們那位張先生是一個窮光蛋，掙了一點錢。

養家活口都不够。現在在外面瞎用。差不多都是拖借得來的。將來不免總有朝一日要有受軋的時候。你們和他要好在前。我也沒得話說。以後可要請你們注意不必再和他往來了。那張先生我。自己會和他說。如果他仍舊偷偷摸摸。瞞了我來。你們也一樣的招待他。那末被我曉得之後。我就要對你們不起。不比這一會的容易打發了阿二的娘。聽說笑道。張家嫂嫂。你不要見氣。你們張先生上我們這兒來。這事情確是有的。我也並不瞞你。不過我們也並不是一定要他來。這乃是他自己願意來。張家嫂嫂。但管了他嚴緊。他來不來。我們決無半個不字。老實說。我們自從他來了之後。旁的人也不敢來了。總說是報館裏的人。擣不得虎鬚。他老人家卻又沒有給我們什麼好處。教我們黑飯白飯。靠些什麼。原來張曼迦在伊們家走動。待阿二雖然不錯。待這個老虔婆。卻不賣賬。因此老虔婆心中恨他。卻又奈何。他不得如今見他老婆尋得來了。就

借此發洩伊的鬱積。好使他走路這也是一個借刀殺人之計。那張夫人卻正中伊的計。中便道你的話倒不錯。但不知你們二小姐是不是這一個主張。說着注目向阿二看。阿二不覺面孔紅了起來。說不出話。祇得微微的點了點頭。算是答復。伊也是這個主張其實呢。伊雖然點頭心裏卻頗不以爲然。究竟雙方也已有了一年多的感情。心坎中總不免種植了一點歡苗。而且張曼迦待伊也密意深憐。十分愛惜。不過伊娘這麼說。又當着張夫人的面前。伊當然也不能聲明反對罷。咧。那時張夫人見伊們母女都已承認。就說道。既然你們如此說。那末今天我也不來難爲你們。至於張先生。一方面我自然會和他說去。他如若還敢來。我自然有對付的方法。祇要你們的這一層意思能够堅決。主張到底。阿二的娘道。那自然是。很堅決的。張家嫂嫂儘可放心。張夫人又看了阿二一眼。道。二小姐我給你想想實在可惜。你爲什麼不進學堂讀書。謀一個。

自立呢。好好一個人，何苦遭人家蹂躪着做這種生涯？這一說，說得阿二想起身世之悲，不覺紅了眼淚，嘆了一口氣，答道：「這也是命生得如此，有什麼說頭呢？」張夫人搖搖頭，道：「那也不是這麼講。一個人要靠自己奮鬥，於命有什麼關係？如果靠命吃飯，那就是一個弱者。」阿二的娘聽說，插口道：「張家嫂嫂像你，是命生得好，所以有福可享。我們這小孩子，命生得不好，應該吃這種苦的。」張夫人知和伊們講這種大道理，是講不進的，就不再多說，便道：「那末我去了。」你們聽我的話，做去說着，立起身來，就走。伊們母女倆在後面送剛走到堂堵下，忽然門外走進一個人，來三個人，舉目一觀，一齊一震，原來正是那張曼迦。來了，要知他這一來如何對付，且看下回。

第十六回 姑丟卻了浪漫心腸 蔡相逢那風流冤孽
卻說張夫人到伊丈夫外婦阿二家中查問，查明一切，回身出來，阿二母女倆。

在後相送剛走到堂階下忽然張曼迦打從門外進來三人見了一齊一震看官這三個人一齊一震這一句話却須得交代清楚原來兩個震的自然是阿二母女倆一個震的卻不是張夫人而是張曼迦阿二母女倆震的是想張曼迦怎麼來得這樣巧早不來遲不來卻在這個時候來夫妻相遇不要一言不合動武相爭這便怎麼處張曼迦震的是想伊怎麼會尋到此地而且還會由伊們母女倆送出來偏偏自己早不來遲不到這個時候來了當面碰着無容抵賴這又怎麼是好心裏這般想着面上卻祇得堆了笑容問道咦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張夫人扳起了面孔冷笑了一聲道你到此地來做甚張曼迦在積威之下那裏敢回答半句重言便故意打趣道我是來接你來的張夫人鼻頭裏哼了一哼道那到費你的心了說着回頭向阿二的娘道我和你說的話你和他說去這一着卻是一個難問題阿二的娘當着張曼迦面那裏可以像

方才的亂說呢。祇得勉強和張曼迦道。適才嫂嫂尋得來了。告訴我們說以後不許你再來。如果我們不聽這話。那就沒有好結果。張先生你自己明白罷。說着飛了一個眼風給張曼迦。張曼迦也不好和伊們怎麼樣說。便向張夫人道。我送你回去罷。別和伊們一般見識。張夫人道。你才來啊。這麼就要催我一同走了。難道也不許我白相一會兒。張曼迦哭喪着臉說道。不是這樣講。我原是接你來的。你本來也要走的了。那末這時不走到什麼時候才走呢。況且此地也沒有什麼好白相。大家冷冰冰的都擋不下臉。張夫人冷冷的道。不什麼好白相。留聲機也擋來了。有什麼好白相。恐怕你房子田地都要一古腦兒搬了來呢。他們夫妻這麼樣說着。阿二母女倆見了好笑。又是好氣。但是也插不下什麼話。祇得咬緊了牙關。默默不聲。總算張曼迦做好做歹。賠盡了小心好客。易才把張夫人送到了家裏。這其間少不得開了幾次床頭會議。秘密簽訂了。

三。章。約。法。才。算。饒。恕。了。他。然。而。饒。恕。雖。然。饒。恕。戒。嚴。令。卻。不。可。不。下。每。天。回。去。
的。時。間。便。有。了。規。定。出。來。的。時。候。到。什。麼。地。方。去。也。須。先。行。稟。明。家。裏。又。裝。了。
一。個。電。話。以。便。一。方。面。可。以。隨。時。報。告。一。方。面。可。以。隨。時。詢。問。并。雇。了。幾。個。偵。
探。留。意。行。踪。那。茶。房。阿。寶。自。然。是。有。功。必。賞。也。列。在。偵。探。之。內。這。樣。的。防。範。着。
好。比。是。密。布。着。綱。羅。動。輒。有。得。咎。之。虞。那。張。曼。迦。就。有。插。翅。的。本。領。可。也。有。英。
雄。無。用。武。地。之。嘆。了。真。所。謂。棋。錯。一。着。滿。盤。皆。輸。雖。對。於。阿。二。阿。三。不。無。餘。戀。
然。到。了。這。般。地。步。那。裏。還。敢。越。雷。池。一。步。亦。惟。有。自。怨。自。艾。自。嘆。自。憐。而。已。如。
此。這。般。的。一。種。情。形。伍。劍。青。要。他。去。叫。張。曼。迦。祇。是。支。吾。着。不。肯。末。後。沒。得。說。了。便。道。並。
以。在。席。上。伍。劍。青。要。他。去。叫。張。曼。迦。又。諱。莫。如。深。自。然。不。曾。明。白。所。
不。是。我。不。肯。去。叫。委。實。伊。們。乃。是。作。整。臺。生。意。的。並。不。另。售。所。以。要。叫。伊。們。到。
外。面。來。陪。酒。伊。們。實。在。在。有。點。羞。答。答。的。不。慣。我。去。叫。時。也。不。過。多。去。觸。一。個。

霉頭伊們必定不肯來的伍劍青還待相勸徐南華卻來替他解這一個圍道
曼兄這一句話不錯伊們確是不慣的如果劍青兄一定非得請曼兄叫一個
來熱鬧熱鬧那末我來替他代叫一個罷劍青曼迦都說好好於是就由徐南
華去叫了小寶的一個阿姐叫做大寶的來算是曼迦的曼迦也無可無不可
的勉強承受了這且不談祇說當時這八位荒唐老先生各擁所歡分席坐下
那伍劍青逸興遄飛說不盡的歡喜便道今夕這一個盛會蒙諸位不棄惠然
蒞臨兄弟是非常榮幸所可惜的兄弟明天一早就要離了故鄉重到上海在一
年以內不能够再和諸位置酒爲歡對此良宵這又是如何的使人感懷難已
因爲如此那末爲了彌補這一個缺憾起見不能不截短補長希望諸位作
一個終宵之歡也好留作日後的一個紀念不曉得諸位對於這一個提議還是贊成還是否決劍青說完這話搖天亮就先發言道兄弟是向來非搖到天

亮不肯回去的。對於這一個提議當然副署而且還可以代等鷄啼孟六點兩位說話一致贊成鄒濟民道不過我以謂當分別討論雖然劍青兄這一個主張我們爲附和雅興起見務須一致通過但是有幾個人有不能不早回去的苦衷的應該原諒他們好在人還多兩桌可以并爲一桌一樣的有興致這話一說徐南華張曼迦都贊成劍青還無話說搖天亮卻不答應道你們這班人都是陳季常之流真是無心肝的動物不可以感情動者你們要曉得這全夜爲歡我們還含着一個宗旨預備就此送了劍青下輪埠被你們這樣的一反對那還成什麼話呢劍青一聽這話想這一來到反而引起了問題要弄得不歡而散了而且也不願意他們恭送如儀便說道那不過是一種隨便說說的話真的弄到天亮作甚別的不管我自己熬了一夜明天那舟車旅行之中可就吃不消呢如今就仍照原議到十二點鐘爲止如果尚有人意興未闌那就

各隨自便。我伍劍青可恕不奉陪。雙方聽說就也不再說下去。管自五魁八馬的鬧了起來。搖天亮自恃量好先擺了一個莊。結果卻輸了五十四杯。於是每個人又各打了一個通關再作點將之戲。一方面推舉了搖天亮做元帥。一方面推舉了徐南華做元帥。徐南華的拳風很好。搖天亮雖有幾員虎將如孟六點、小袁等。助力卻兩次都遭失敗。便自動宣告下野。由小袁出來繼任。這小袁一出來。那幾位女將多肯幫助。於他真所謂兵多將廣。先聲可以奪人。徐南華也祇得自行請退。總算由張曼迦勉強登壇繼續了一次。即行結束。那時已經有十點多鐘。光景殘肴賸酒。衆人也已吃得既醉且飽。便撤席清談互述各人的荒唐經過。藉助餘興而爲笑樂之資。這其間少不得又集矢於小袁一身。那小袁聽了不服說道。你們不要儘自講我的壞話。我自己相信從前是很規矩的。不過在現在似乎比較來得荒唐。一點罷了。若統計一生的荒唐事蹟起來。或

者諸位要比我來得多所吃虧的。我是明目張膽的荒唐。大家統統曉得而諸位是偷偷摸摸的荒唐爲大衆所不知道。老實說論起人格來恐怕還是我來得光明磊落呢。大家誰沒有那偷偷摸摸的荒唐事聽了到也無言可答。祇有鄒濟民卻說道這話也不是這樣講。一個人雖然總有荒唐事可是此一時彼一時不可同日而語。試問在這時候誰能及得來你的資格不向你說向誰說呢。小袁得了伍劍青的信本已有了一番感觸覺得這樣度日實太無謂後來又經伍劍青當面勸導了一番說一個人不可這樣糊塗趁年輕的時候趕緊做點事一來不失父母的期望二來也好打定自己一個立足之基不可因循苟且自暴自棄所以他對於這種地方也漸漸自知約束了如今一聽鄒濟民之言益發覺得有回頭之必要當就毅然決然的答道你既然說此一時彼一時那末我袁知新就在大衆面前立一個誓從此刻起不再幹那荒唐之事從

前種種譬如今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倘有違反誓言願受本會最嚴厲之重罰。鄒濟民是個促狹鬼一聞此言卽說道那末你既然立了誓這位四小姐你怎樣發放啊。小袁道這也沒有什麼難題請伊擇人而事。鄒濟民回頭看老四道小袁少爺說叫你擇人而事那末你歡喜那一個請你自己說來老四道我歡喜你今天就跟你到府上去衆人聽了一齊大笑。鄒濟民卻說道鄒人已有一妻一妾承蒙美意青眼相看心領謝謝那老四本來看見鄒濟民有點面和心不和便說道那末送給你你不要這也是沒法想的事啊我就仍舊做我的女醫生去徐南華不知鄒濟民有這一段何雲秋的豔史便問道你怎麼會做女醫生老四道我們自然也是女醫生不是女醫生你們爲什麼要請教我們這話一說哄堂大笑。鄒濟民卻滿面羞慚不好意思發作看看十二時已到就推說有事先行告辭。鄒濟民一走跟着走的人就多了徐南華張曼迦。

一個是良宵不能不度。一個是閨令不能不遵。俱有不能不走之勢的大寶小寶和月蘭沒有了搭擋當然也不便獨留小玲瓏是早已走了活觀音和小阿鳳看看衆人大半去了留着沒有什麼意思還是早點回家也就同行剩着的男的便祇有伍劍青小袁搖天亮孟六點鄧鷄啼女的便祇有寧波老四利秋霞搖天亮吃醉了酒業已睡熟衆人也不去驚動他祇管自己談天說老四的話太利害老四笑道誰叫他牽絲攀藤的說人家我自然也給他幾句閑話叫他試試口味我又不是他管的怕他怎甚孟六點道不是說管不管不過總爲了小袁而發大家很要好的朋友豈不傷了和氣小袁道這件事與我無涉雙方我一概不管朋友原舊是朋友鄧鷄啼看着了老四向那小袁道那末夫妻呢小袁搖搖頭道夫妻卻不是夫妻老四聽說飛了小袁一眼嘆了一口氣道一個人到頭來都是一場空真不必認什麼眞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也

看澈底了。伍劍青點點頭道：「這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世界上能夠人人都作如是想天下也太平了。」那孟六點不知內中底細，向伍劍青道：「天什麼事？我簡直莫名其妙。」其土地堂了難道小袁竟變了一個人，把宣誓認了真。伍劍青道：「這一件事，我也不明白。不過我以為這倒也是一件好事。一個人能夠這樣做，豈不是於己有益，於人無損？」孟六點道：「人雖然無損於己，卻也沒有什麼益處。我們呆會的會綱可不是這樣規定的。我是會長先生，明天你去了，我卻要提出來請大家決一決，才是否則此風一開，呆會也祇索解散了。」伍劍青卻不理會他，回頭對秋霞道：「人家都走了，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你也罷，秋霞道：「我不走。今天陪到你天亮，明早送你下輪船去。」伍劍青不依道：「你要送我下輪船，那末我要先走了。」秋霞一定要送伍劍青，一定不要兩個人說了。好多時，那伍劍青甚至穿了馬褂，拔腳要跑。秋霞這纔歇了這一條念頭，道：「那

末。你們。再。談。一。刻。我。先。走。就。是。秋。霞。一。走。寧。波。老。四。一。個。人。留。不。住。便。也。陪。着。
同。走。兩。個。人。走。後。鄧。鷄。啼。說。道。今。天。這。一。個。盛。會。卻。弄。到。如。此。散。場。那。到。也。是。
意。想。不。到。的。伍。劍。青。道。此。所。謂。好。筵。易。散。盛。會。難。再。這。乃。是。一。定。的。公。例。祇。要。
在。好。筵。盛。會。的。當。兒。我。們。吃。得。高。興。談。得。高。興。筵。散。了。會。完。了。那。末。還。管。他。作。
甚。孟。六。點。道。此。言。卻。也。不。錯。我。們。在。三。個。鐘。頭。以。前。總。是。高。興。的。難。道。在。上。
海。吃。花。酒。有。這。般。的。興。高。彩。烈。麼。恐。怕。他。還。要。比。這。個。散。得。快。完。得。早。呢。而。且。
就。是。講。講。這。吃。花。酒。的。花。上。海。吃。花。酒。去。叫。了。局。來。眼。睛。才。霎。了一。霎。拍。拍。屁。
股。便。走。了。大。洋。錢。卻。是一。塊。現。在。伊。們。足。足。陪。了。我。們。七。八。個。鐘。頭。和。我。們。一。
道。吃。喝。這。一。種。難。道。還。好。說。不。合。算。別。的。不。必。說。他。再。論。論。劍。青。兄。的。要。好。朋。
友。秋。霞。姐。姐。伊。應。酬。得。我。們。應。酬。得。劍。青。兄。多。麼。好。在。海。堂。子。裏。吃。花。酒。本。
堂。的。姑。娘。唱。了一。齣。曲。子。人。也。沒。找。處。了。劍。青。聽。他。聯。帶。而。說。到。這。一。層。便。道。

好啦。好啦。我給你說得難爲情起來了。孟六點還未答話。鄧鷄啼卻搶着說道。但是我以謂還有一種缺點。秋霞果然不錯。譬如那霞姑奶奶也能夠預這一個盛會。這豈不是更來得圓滿麼。孟六點搖搖頭道。你倒還想得起伊麼。可記得那天在一新中碰了幾回的頭。結果卻是秋水伊人空勞往返。我們那知新兄祇落得名留拆白鑛羽而歸。這一件事實可算得我們呆會創巨痛深的一個大紀念。你還提伊怎甚。鄧鷄啼道。因爲創巨痛深。所以要想起了伊。因爲想起了伊。所以逢這盛會要提起這件事。這乃是我們老祖宗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老手段。將來總有朝一日要復這一個仇。要雪這一個恥。孟六點努努嘴道。你省省罷。連小袁也吃了虧。不必說你了。要末還是把這一個責任託與了劍青兄。因爲伊是在上海的劍青兄也。住在上海說不定他到有這一個機會。劍青聽他們爭論。好笑。就說道那個自然。我是呆會一份子。當然來效這個。

勞說不定你們二位到上海來我易地重興這一個盛會一定可以請得到伊在座的這一句話劍青原是一句戲言孟六點卻當了真說道那末完全奉託過天到上海來看你的本領比小袁何如小袁好久不曾開言聽了此語卻忍不住說道你們何苦一定要把我扯在裏面難道我這拆白的名譽還拆得不能夠麼對不起諸位你們別再扯我大家這般談着依着孟六點鄧鷄啼的意思是要藉伍劍青談到天亮一同送行伍劍青卻說太累了一定不肯於是三個人一道出了商報館道了珍重分路回家到了次早伍劍青叫傭人挑了行囊向大路越安輪船局而來預備到杭州耽擱二天上九溪十八澗一探西湖勝境再回上海原來紹興到上海的路程共有兩條一道是到寧波從海道轉上
海一道是到杭州趁火車到上海到杭州的路這時長途汽車還未通行須得趁了汽油小輪約摸六個鐘頭到了西興再在西興雇轎過錢塘江然後才到

杭州。這一。種。汽。油。小。輪。頭。等。艙。裏。共。有。八。把。藤。椅。每。一把。椅。可。坐。兩。個。人。一
總。十。六。個。坐。位。那。椅。子。的。擺。列。法。是。仿。照。火。車。的。辦。法。四。把。一。塊。當。中。的。兩。把。
背。對。着。背。還。有。兩。把。就。和。當。中。的。兩。把。面。對。着。面。中。間。再。放。着。一。張。小。桌。面。預
備。置。放。什。物。吃。茶。用。飯。之。需。話。先。表。明。再。說。伍。劍。青。到。了。輪。埠。買。了。票。子。磅。了。
行。李。就。吩。咐。傭。人。回。轉。一。個。人。鑽。到。艙。裏。面。來。一。脚。跨。進。艙。門。忽。然。覺。得。眼。睛。
一。亮。祇。見。對。面。椅。子。上。端。端。正。正。坐。定。了。一。個。麗。人。定。睛。一。認。這。人。不。是。別。個。
正。是。那。昨。晚。鄧。鷄。啼。所。說。要。復。仇。孟。六。點。舉。以。奉。託。的。那。個。霞。姑。奶奶。心。想。怎。
麼。事。情。有。這。等。的。湊。巧。說。起。曹。操。就。到。我。昨。晚。吹。牛。自。承。今。天。卻。居。然。無。
意。之。中。會。得。逢。着。看。伊。獨。身。無。伴。祇。領。着。一。個。女。孩。子。那。不。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麼。如。果。當。面。錯。過。豈。不。可。惜。而。且。在。客。途。之。中。這。六。個。鐘。頭。的。路。程。一。個。人。
本。來。覺。得。寂。寞。何。妨。姑。妄。試。之。再。作。計。較。呢。其。時。他。已。經。把。身。子。坐。在。靠。進。艙。

來的一把籐椅上。看伊對面的一把籐椅。雖然還沒有人坐。不妨搬場過去。以便接近。然而艙中已經有了不少人在衆目睽睽之下。這一個移坐之舉。似乎覺得過於引目萬萬施不得。可是如不移座過去。當然又沒有辦法可以和伊親近。這便怎麼處呢。正在委決不下。忽然眉頭一縷。計上心來。看看船還沒有開料知必尙有下來之人。就一個人管自踱到艙面去了。在艙面望了一回。再回進艙來。一看果然大功告成。原來他所坐的位子已被才下來的人佔據了。去祇有伊對面的一把籐椅。仍行空着。於是那劍青就堂而皇之的在這把椅子上坐了下來。這也是他的一種心理測驗。知道下來的人必定先揀空椅子坐。而因有避嫌的關係。雖然有空椅子。卻必定先儘他這一把先坐。而後沒有了。這才再去坐那伊對面的一把。果不其然。他這一個測驗。測得不錯。那別的椅子。業已坐滿。他不來再坐下。這一把優越地位的椅子。卻去坐那一把椅子。

呢。坐下之後。他於是就舉目向霞姑奶奶打量。祇見伊頭上打了一個家常便髻。身上穿一件密色花緞夾襖。面上微微塗了一點雪花。嘴上紅紅抹了一點胭脂。似乎比較那天在大財源買彩票的時候更加來得好。看正在看得出神。忽然有人在肩頭上拍拍他道劍青兄到上海去麼。嚇得劍青一跳。慌忙回轉頭去。要知這人是誰。且看下回。

